中國地學會

地學雜誌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大中華民國三年第十一期
本雜誌第五十三號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再版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爲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沿十一號(暫在北海公園團城辦公)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　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　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圖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爲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皆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年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據己擔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贈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退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應者

(三)本會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illegible]

地學雜誌第五年第十一期目錄

圖 蹟

後套渠道圖

論 叢

中國民族溯源論　章 嶔

河套與治河之關係　張相文

雜 俎

（內 編）

安徽安慶道淮泗道區域轄縣之變更　內務部

黑龍江呼瑪縣之移治古站　內務部

改土歸流之計畫　趙南森

游黃山記　節 錄

中國設立觀測所之始末　周景濂

東土默特附近之地質　蘇 莘 譯

（外 編）

美國之巴爾格運河　林 壬 譯

羅斯福游歷南美記略　節 錄

說 郛

南非洲之金剛石產額　林 壬 譯

婆羅洲之石油　節 錄

南洋遺俠羅芳伯傳　灰 心

中州回顧錄　林 壬

浙故叢談　馮巽占

郵 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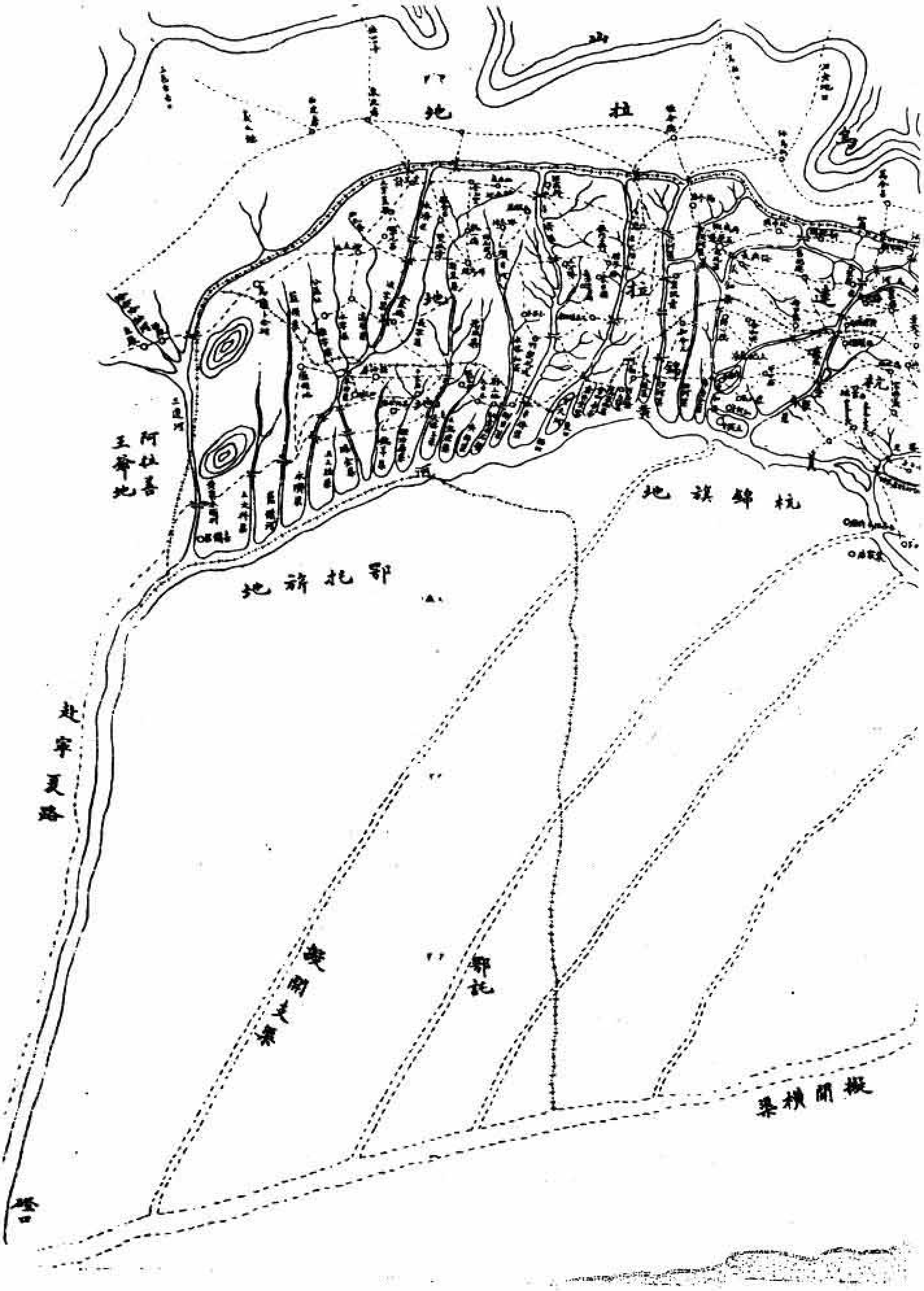
問題六（各地都會歷年久暫之統計）

本會紀事

特別贈助

會員題名

更正



杭錦旗地
鄂托旂地
阿拉善王爺地
赴寧夏路

後套渠道圖



論叢

中國民族溯源論（續前）

章嶔

(二)蒙之溯源

東胡一族。周始見於史。其後枝分沿革。求之故籍。往往可稽。自上古以迄今茲。吾人得爲有系統之表列者。其原因在是。若夫蒙古。則上古之世。實未有聞。其種人在中古之末。始稍顯著。洎夫近古。乃發施其神偉之能力。建設一强大之邦家。流及既衰。雖被放於中原。仍縱横於塞外。今日漠南北青海以及新疆一隅之地。盛門遺裔。隨在發育。吾人數其分部。幾窮僂指。是又未始非得天獨厚之一徵也。

吾人今日所欲於歷史之地理中亟爲證明者。爲是族最初根據之區之果爲何地也。夫東胡之闚伺中國也以漸。蒙古之凴陵中國也以驟。惟其驟故。强盛之世。不逾百載。而此百載以內。經營創建。幾包全亞之地而併有之。此其排山倒海之聲勢。最初必有蘊蓄之區。而其

所恐是爲繙譯者。易言之。卽基茲爲根據。蒙古帝國根據之區。吾人知之。蒙古族先世根據之區。吾人容有未及考知者。吾今試進而求蒙古族先世之根據區焉。

自元以來。紀載蒙古事實之書。亦有溯及蒙古之先世者。但其所述。爲元室之先世。而非蒙古族人之先世。吾人今日。欲究蒙古族人發生之所自。自必先溯其先世系別之如何。而自近時諸家之說攷之。則其論又得別之爲二。

（一）引新舊唐書室韋傳。證元史之本紀。而疑蒙古族之先世。爲出自室韋者。　其說以新唐書室韋傳。「大室韋有蒙瓦部」舊唐書室韋傳。「室建河經蒙兀室韋之北」之二語爲根源。而以本紀。蒙古。亦作蒙兀之說。還證蒙兀室韋。兼以兀瓦音譯之從同。並證蒙瓦之卽爲蒙兀。蒙兀之卽爲蒙古。

（二）引北史隋書突厥傳。證元朝之秘史。而疑蒙古族之先世。爲出自突厥者。其說以北史突厥傳「一男配母狼。生十子」一爲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隋書突厥傳「西海上之國。爲鄰國所滅。男女讙殺之。至一兒不忍殺。棄大澤中。有一牝狼食之。後與狼交。狼生十子。爲突厥祖」之數語爲借徵。而以元秘史「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

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斯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云云。還證北史隋書突厥傳中狼交之神話。以爲蒙古出於狼。突厥亦出於狼。則蒙古不妨即謂由狼而出。而直不啻以突厥蒙古同爲狼之子孫。在其本族之人言之無礙。史家因而傳之。而我後世之士大夫。遽欲藉此以爲信古之資。未免近於不典。

第一說較第二說。差爲可信。然馬氏文獻通考。參酌唐書立論。以室韋爲契丹支族。方且明標地望。而以在北者爲室韋。在南者爲契丹。契丹。東胡也。元則蒙古矣。自往史言之。契丹室韋。既爲同族。則同系東胡。蒙古必不能與之相混。契丹初起。在潢水即今遼河又西喇木倫河之南。室韋在北。則必在是河北岸迤北一帶廣漠之區。其遠者。方且越洮河以入今日黑龍江省所管之域。故近人亦有釋室韋爲在今之黑龍江者。契丹室韋之地望。明。夫然後可與考蒙古。

蒙古之先。實出於韃靼。韃靼向有二種。其顏色白皙者爲白韃。黑者爲黑韃。由元史新編之所述。則蒙古帝國之先。乃黑韃也。新編又謂黑白二韃。皆在漠北。吾人今日。循其文義以軌

諸地。白韃離塞較近。大抵散住臨潢陰山之北。臚朐河。即克魯倫河之東。其地當爲今內蒙古之東隅外。蒙古東南之一角。故其種人又得析爲生熟之兩支。近漢地者爲熟。游牧內蒙古東隅或迤南之一帶者是也。遠於漢地者爲生。游牧外蒙古東南之一角者是也。黑韃則在克魯倫河之西。地當瀚海之北。故其後崛興之地點爲和林。（和林舊說不一。最近杭州丁氏。則以爲在綮絆鄂倫河之東南岸）吾嘗謂白韃既有生熟。黑韃則尤生之生者。其去漢地也愈遠。故其族爲愈強。而其所以能如是之遠者。則由其種人游牧之習慣爲之。惟其游牧。靡有一定之地。而後知蒙古族人最初根據之區。必不在於漢北也。

不覩歐陽氏五代史之記韃靼乎。韃靼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屬分散。或爲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韃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然則韃靼先世所居之地。尚在奚契丹東北之一方。其去大漠也。爲較遠。或者其先世之種人。本居契丹所居之地。契丹既盛。乃被排斥而之於東北。其後連爲契丹所累。敗遺族散居。乃有繁殖於內蒙古之東隅。及外蒙古東南之一角者。其後又復越而之西。故繁殖徧及漠北。益西益盛。故蒙古帝國初興之日。其種人亟亟於西征。而於西方一帶。遵陸前進。步步致勝。故其西行之旅。亦最

爍一時。爲不可追也。烏乎。歐陽文忠之言。其必有所本矣。

然則所謂奚契丹東北之一方者。果何方耶。契丹之地望。既如上述。奚之所據。爲內蒙古土默特喀喇沁一帶地。殆占契丹西部之一隅。奚契丹東北。則爲今奉天省北部及吉林省西南之一部。其地容爲蒙古族人先世根據之區與否。吾於史文未得明確可信之詞。不敢遽爲斷定。爲契丹所居之地。則確爲塞外較善之境。鮮卑以後。契丹以前。其地果爲何族所居。於史初無明證。吾故謂彼蒙古先世之種人。或即游牧於茲。而其後至契丹强盛之年。乃遯爲其所據。始處契丹東北之一方耳。

且吾於往史。又得一例證焉。自來外族之强。必其所治之區。與漢族相毗連。而後其勢易至於驟盛。蒙古先世之由東而西。以驟至於强大者。殆由先世種人。處境距漢未遠之故。是亦適用此類例證之一端。而雖足證明蒙古先世根據之區之未必即在漢北也。

夫以蒙古種人之奮興。所成事業。其炫赫若彼。而其先世蘊蓄勢力之地。其惝怳又若此。是又本邦歷史之地理上。亟宜先爲提出之一問題。而不能不與吾海內之士大夫。早爲商榷也。蒙古種人傳系之派別。略如左表。

- 蒙族……達靼　即達靼（新五代史達靼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云云已見前論）
  - 白靼（元史新編太祖蒙古部人金史所謂韃靼國也有白韃黑韃二部皆在漠北）
    - 生靼
    - 熟靼
    - （元史新編白韃部面色稍皙在陰山之北處胸河之東亦有生熟二種近漢地者爲熟韃靼其遠者曰生韃靼按白韃諸部後皆屬蒙古）
  - 黑靼……蒙古　如蒙兀
- 元——達靼（明史韃靼即蒙古故元之後）——大元大可汗（明史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按小王子即達延汗）
  - 察哈爾部
  - 歸化城土默特部
  - 漠南東四盟（土默特右翼部　敖漢部　奈曼部　巴林部　札魯特部　克什克騰部　喀爾喀左翼部　烏珠穆沁部　浩齊特部　蘇尼特部）
  - 漠南西二盟（喀爾喀右翼部　鄂爾多斯部）
  - 青海喀爾部
  - 漠北喀爾喀（車臣汗部　三音諾顏部　土謝圖汗部　札薩克圖汗部（以上諸部皆蒙古太祖後裔））

- 奇卜察克汗
  - 白黨汗（大鄂爾多汗　鄂斯達拉干汗）
  - 克里米汗……喀山汗
  - 藍黨汗（布哈爾汗　悲發汗　失必兒汗　畢程汗）（以上白黨藍黨克里米三系均蒙古太祖子卓齊特之子分系而成）
- 謁格德依汗
- 察罕台汗……（敍罕汗　喀什噶爾汗）
- 伊兒汗（並列四汗均蒙古太祖之後）
- 伊蘭王國（明初蒙古疏族特穆爾所建）
  - 莫臥兒國（即印度之莫臥兒朝特穆爾之後人所建）
- 瓦剌即衛拉特（明史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

- 大元田盛可汗（明史也先稱大元田盛可汗又蒙古游牧記額森乃元臣孛羅之後按也先即額森）
  - 準噶爾部（其酋噶爾丹乃額森後人盡并四衛拉特之地）
  - 漠北科布多（杜爾伯特部 額魯特部）
  - 青海綽羅斯部（以上三部均元臣孛羅之裔清康熙中準酋噶爾丹與母兄卓特巴巴圖爾投噶爾丹偕奔青海仍爲綽羅斯部準西死北姪丹濟拉降清爲科布多之額魯特部至杜爾伯特部之衆亦係孛羅之後乾隆時投準西之偕歸清）
- 漠北科布多土爾扈特部 西套土爾扈特部 青海土爾扈特部
- 新疆（珠勒都斯土爾扈特部 和博克薩里土爾扈特部 庫爾喀喇烏蘇土爾扈特部 晶河土爾扈特部）（以上七部均元臣翁罕之後）
- 漠南東四盟（喀喇沁部 土默特左翼部）（以上二部均元臣濟拉瑪之後）
- 青海輝特部（不詳世系當爲元人之後）
- 漠南東四盟翁牛特部（蒙古太祖弟諤楚音之後）
- 漠南東四盟（阿巴噶部 阿巴哈納爾部）（以上二部均蒙古太祖弟勃格圖之後）

漠北科布多利碩特部
漠南東四盟（科爾沁部 郭爾羅斯部 扎魯特部 阿魯科爾沁部 杜爾伯特部）
漠南西二盟（四子部落部 烏喇特部 茂明安部）
西套額魯特部
青海利碩特部
新疆珠勒都斯利碩特部（以上諸部均蒙古太祖仲弟哈薩爾之後）

河套與治河之關係（續）

張相文

三代以前。吾不得而知之。漢族之佔領河套。蓋自戰國時始。史記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西北略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其後趙衰。匈奴益强。遂入居河南。秦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以爲四十四縣。又渡河據陰山。逶迤而北。謂北地爲新秦。徙民以實之。楚漢之際。匈奴復熾。乘間南渡河。寖復收蒙恬所奪地。大爲邊患。漢武元朔二年。斥逐匈奴。遣衛青等。渡西河歷高闕。收河南地。主

父假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備邊之本也。乃築朔方城。立朔方郡。繕故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且自宣房塞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皆引河溉田。各數萬頃。官吏卒伍六萬餘。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後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欵塞請朝。留居五原塞下。東漢永平中。置度遼將軍。屯營曼柏。以防南北匈奴。已而北匈奴益衰耗。南單于上言求復障塞。乃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順帝永建初。隴西羌亂。西河上郡朔方。皆殘破。四年虞詡上疏。謂三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城邑。事耕屯。從之。于是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一億計。自魏晉以降。中原多故。其地遂淪于異域。未幾拓跋魏起盛樂。兼有河西。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迨隋唐遞興。聲教遠訖。築城置縣。儼同內地。隋開皇間遂于河南置豐勝二州。唐景龍二年。張仁愿復于河北岸築三受降城。以拂雲推爲中城。與東西二城相去各四百里。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開元二年。移安北都護府於中城。置屯田。元和六年。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重華乃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

相望。人得肆耕其中。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及唐之衰也。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復引河渠興屯田以省漕運。民吏愛之。惟自拓拔思恭。據有夏州。延及宋世。倔強益甚。傳祚至三百餘年。始爲蒙古所併。金元交爭。未遑他務。明初李文忠定大同。西略豐州。遂城勝州以統套內之地。使軍士耕牧其中。亦駸駸乎復漢唐之舊矣。乃永樂初。遽從廢棄。移治延綏。天順六年。元裔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等。乃乘虛入而踞之。洎及有清。遂爲伊克昭七旗。合以烏拉特西旗。土默特一旗。阿拉善東部。則盡乎古大河南北沿岸諸境。而歷代分屯置戍。得失盛衰之迹。亦略具于此矣。

觀於此而歷代河流遷徙之故。乃可借精確之學理。隨事以解明之。三代之世。草昧初開。北徼荒寒。人蹤尤寡。鼂錯所謂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者是也。遙想其時平川則草長連天。山間則森林蔽野。防沙喻水。自成天然之功用。是故禹河之歷千餘載而不變者。固時勢使然。非必禹之果有神術也。戰國時秦趙紛爭。始皇卒併其地。命曰新秦。直以國名名之。此其拓土殖民。宛與近世西人所謂新英倫新西蘭者。後先同揆。而秦人珍輕愛護。沾沾自喜之心。亦可想見矣。惜乎蒙恬逐匈奴。當始皇三十三年。越三十七年。始皇崩。劉

項兵起。天下大亂。匈奴復起而奪之。蓋秦之有河套。始終不過二三年。故其開始經營者。僅及今寧夏一隅。未能遍于全土也。漢初則適值冒頓鴟張。寇邊無虛歲。繼以武帝雄才。衛霍諸將帥之武勇。僅乃攘而却之。然疆場之役。一彼一此。未能得堅決者也。兵戈擾攘。烽火直達甘泉。故其時移民實邊。未遂大效。而以連年用兵之故。反將洪荒以來所叢殖之古木深林。蹂躪摧燒，使山谿之間。同歸濯濯。於是天然之功用消滅。而西漢河患。遂與匈奴兵爭。顯呈一連帶之關係矣。

武帝以後。胡漢之勝負以決。而河套之墾闢。乃漸入順境。直至東漢之末。亭障無驚。魏晉以還。漢族之勢力微矣。顧其時戎馬倉皇。皆在中原以內。而邊疆甌脫。反為世外之桃源。是以常程文學。延於河西。王謝高門。盛於江左。以河套之僻在偏方。其殘破宜未如中原之甚也。且自拓跋氏興於盛樂。考其遺墟。即在今大黑河畔。迨太武滅夏。因置夏州東夏州。凡領郡八。縣十有八。中葉以後。乃置沃野統萬懷朔諸鎮。太和初平三齊。復徙歷下之民居渾懷。是其富庶殷闐景象。且遠過於秦漢矣。歷周迄隋。建設未廢。及唐人滅突厥。而張仁愿張說張希崇韓重華等。設屯募墾。直遠承乎漢魏周隋。歷千百年而日益發展。則其所以濬畎澮

而瀰外患者固自有在。而豈必王景之功為足多歟。知乎此而當時河患之所由少。可思過半矣。

至宋世而胡漢之形勢。乃大變矣。自唐之末河套之地。已為西夏所據。夏有河內外州郡二十二。唯興州靈州。有　源唐渠二古渠。支引黃河。有灌溉之利。若河東河北。則分屬於遼。遼太祖伐吐谷渾平黨項。還攻豐州天德。盡俘其吏民以東。其後唯於金肅河清名置防秋軍一千。蓋夏與遼。固夾河為界矣。遼亡夏與金。又為入貢之爭。搶攘紛紜。幾無寧宇。漢唐屯墾之遺規。至此殆已盡歸湮沒。及元太祖破遼青塚。乃由東勝渡河。收西夏。夏亡而元人享國日淺。雖以郭守敬之深明水理。亦第於寧夏唐渠。稍事修復。寧夏以東。未暇過問也。明人則舉延綏以北。盡委之蒙古。萬歷中遊擊金城自寧夏乘河泛漲。順流而東。月餘至老牛灣。中外相慶。炫為奇功。蓋自宋迄明。凡六七百年。向日列戍分屯之所。已盡化為甌脫遊牧之場矣。此宋明河患之所以日亟也。

滿清入主中夏。河套內外。悉隸板圖。蒙漢之兵爭以泯。顧其於蒙漢疆界。則一仍明代之舊。又設為私墾之禁。以防遏蒙漢之交通。故套地之荒落。如故也。暨乎承平既久。內地之戶口。

日益繁滋。去齊就豐。乃人類自然之趨勢。固非法令所能爲力也。聞之故老。自康熙西征。設驛於殺虎口。由歸化城西抵包鎮。北出狼山。固所以便軍旅也。而秦晉貧民。即相與負耒牽車。竊循驛程以俱進。耰鋤所及。先使土默特與之同化。乾隆年間。遂越包鎮。西侵入後套。艾榛莽。驅狐兎。築室耕田。儼然爲漢家恢復其舊領土。爲此眞晉民之特別優點也。惟購理區畫初無人爲預爲之程。故其溝塍縱橫。皆支離破碎。不成片段。其操業亦皆半耕半牧半商半旅。若合伏羲神農同處於一時代者。然大河南北。固已漸進於耕田鑿井之世矣。此又清代河患少於宋明亞於西漢之原因也。

要而論之。河套胡漢間之一大結穴也。胡人得人。則沃壤良田。棄爲獸食而已。更得資其野性。西犯則突隴右。南犯則掠汾闗。蹴踏焚略。使濊汚行潦之水。皆將助河爲虐。漢人得之則不能不有事於戍守。既有事於戍守。即不能不有事於耕屯。何則套地孤懸塞北。距長安洛陽。皆在千里以外。芻粟轉輸。既阻於壺口龍門之絕險。河之兩岸。又皆重山疊巘。飛輓皆窮。其必併力耕耘以給軍食。爲戰守之資者。固軍事上當然之計畫也。且以河套地質之殊。耕作既興。其必廣鑿溝渠。以資澆灌者。又相因而及之勢也。今考漢唐開屯戍之蹟。西起寧夏。

東達托城。濱河南北。各數千里。溝澮交通。支脈旁達。其容水面積。直無異洞庭彭蠡。爲長江中游之停蓄所。彼其時固未嘗爲治河計也。然河流之泛漲。自此乃得所容納矣。天下事往往爲致力於此。而收效於彼者。觀於漢唐間河患之多少也。猶信。

耗矣哀哉。吾國人之治河也。水之漲也。莫究其所由來。河之徙也。莫考其所由致。朝野汲汲。顧景不遑。即號爲治河能臣。間世一見。亦僅知捧土築堤。以冀朝夕之不敗。俾而偷屆霜降。普慶安瀾。則將軍大王之祭賽。其靈爽乃覺如響斯應。庸詎知彼所謂伏秋大汛者。下游數省。畏水如虎之時。正河套農民惜水如金之時也哉。蓋嘗譬之人身。中衛以上。其咽喉也。成皋以東。其尾閭也。河套之間。則其腸胃也。人有病泄瀉者。固當以清理腸胃爲先。乃不此之察。而惟尾閭之是塞。是之醫爲何醫歟。亦何怪徒耗醫錢。而病之相循。且不知其所底也。語不云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古之時胡漢角立。此疆彼界。畛域攸分。雖有遠識。豈能越國爲謀。今則五族共和矣。利害所關。蒙漢共之。則所爲懲既往而毖將來。規全局以定大計者。其事顧不在於今日耶。蓋嘗統河套之大勢觀之。前清二百年間。公私所墾。多在後套。即漢時所謂南北兩河間也。顧當時規畫既未周詳。而所開渠道。又復淺而多淤。灌溉不廣。此

則急宜改作者也。至於南河之南。今則謂之河西。其地三面環河。南亘沙梁。相其地層。紋理宛然。蓋皆由河水冲積而成者。可知其生殖之力。不亞後套矣。唯比之後套地勢少高。河水之泛溢不能及之。故雖有漢民墾種。不逮十之五六。今如由西河上流磴口以下諸處。猶其天然之形。就沙梁以北。廣開橫渠一道。使與南北兩河相並而東。至托城之西。與古沙陵湖相匯。復由橫渠北岸。多鑿支渠。隨鑿隨墾。資其租入以贍工作。河渠之上。則多植楡柳以固之。如是而南河之南。沙梁之北。凡鄂託杭錦達拉特準噶爾諸旗地。悉可變爲腴田。此利在河套者也。黃河亘湊。既已得所消容。龍門以下。但餘汾渭沁洛諸水。雖遇暴漲。亦斷不至潰決爲災。則青兗徐豫之間。即可永息河患。此利在下游者也。且自西河以抵托城。其直徑不及千里。約計鑿渠所耗。不及千萬。此則豫東兩省數年防河之費耳。然河渠既開。乃爲上流闢無盡藏之利源。以視堵塞下流。徒爲無底之漏卮者。其得失相去爲何如耶。

顧或者疑之。謂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積既高。水無所容。仍必東漲。此又無慮也。河既入塞。即有天橋以握其衝。巨石橫空。河出其下。闊僅一丈二尺有奇。春日冰解。洪濤洶湧。挾大塊以相冲激。鬪鬨極數十里外。蓋河中之天然一連鎖也。苟於此間鎔鐵爲閘。利用機關以司

敞開。則上下游之水量。即可酌劑盈虛。隨人意以爲高下。然此固非今日所急需矣。余審視淤痕所積。每年不過一分。加以雨力之淋洗。風力之運搬。雖極之千年。增高亦不過數尺。觀於寧夏。諸渠近者開自李唐。遠者開自秦漢。灌注疏通。於今未艾。固不聞其以積高爲患也。以故天橋置閘。猶必待之千百年後。彼其時人智既進。自有能者爲之。今日之計。但於河套以內。廣開渠道。以資分洩。而利田疇焉。斯則大功已告成矣。昔劉繼莊先生有言。有聖人起。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余則謂經理西北水利。尤必自河套始。故特綜其始末。以俟開物成務之聖人擇焉。

（完）

雜俎

（內編）

安徽安慶道淮泗道區域轄縣之變更

內務部

安徽一省。新制列道三。安慶道者。依前清安廬滁和道而立。淮泗道者。依前清鳳潁六泗道而立者也。安慶道轄縣十六。內有、滁縣、全椒、來安。淮泗道轄縣二十一。內有、六安、英山、霍山。三年九月。內務部呈大總統核議。安徽巡按使請以安慶道之滁縣全椒來安三縣。與淮泗道之六安英山霍山三縣。互爲劃撥。係今昔形勢變更。擬請照准。其文、略、謂。竊准安徽巡按使倪嗣沖電稱。安慶淮泗兩道。皆在江北。滁縣全椒來安。原歸安慶道管轄。六安英山霍山。原歸泗淮道管轄。就今昔情形而論。原無不合。自津浦鐵路開車以後。路線由江浦直貫滁來全之中。衡以達鳳陽。午發夕至。呼吸可通。以道里計之。安慶道駐紮省城。距滁縣來安東北邊。約八百餘里。淮泗道駐紮鳳陽。距滁縣全椒東南隅。不及三百里。舍近圖遠。官民交病。自應以滁來全三縣劃歸淮泗道并管轄爲便。六安一屬。與安慶俱偏在皖省西南。英山尤

在極西。毗連湖北。由鳳陽至英山西邊。約六百餘里。山川險阻。文報稽遲。控制諸多睽隔。故前清末年。命盜重案。均直解省城。不解本道。而由省城。北至六安邊境僅四百餘里。西達太湖至英山縣境僅三百六十里。是六安霍山英山。以劃歸安慶首道管轄爲宜。今昔情形。既有不同。道里遠近。亦復各異。合之則扞格可虞。析之則各得其所。迭請核辦前來。本部復查互相劃撥。於轄縣數目。既無出入。而面積廣狹。益覺平均。裨益於政務前途。實非淺鮮。擬即准如所請。藉規久遠而利推行云云。嗣奉總統批令。准如所擬辦理。即該部轉行該巡按使遵照。並由政事堂飭法制局。將各道區域表。查照修正。呈候公布。

按十月九日。大總統申令。公布修正各省所屬道區域表。安慶淮泗二道所轄三縣。互爲調撥。其如上述。又奉天省洮昌道。增入雙山一縣。福建省廈門道。增入金門一縣。貴州省黔中道轄縣中之貴築縣。改名息烽縣。與安慶淮泗二所轄三縣之互調。一同公布。

黑龍江呼瑪縣之移治古站

內務部
財政部

民國三年十月。內務部財政部呈會核黑龍江呼瑪縣移治古站。並請將遷移等費。先由國庫支給一案。擬請分別照准。其文略謂。准咨政事堂鈔交黑龍江兼巡按使朱慶瀾。呈請呼

瑪縣治。勢須遷移。擬懇先由國庫支給建署經費原呈一件。奉　大總統批令。所請遷移呼瑪縣治各節。著內務財政兩部。核議具覆。再行飭遵。此批。等因。到部。原呈內稱。呼瑪縣。居璦漠兩屬之中樞。擅天然形勢。設治以來。迄未十分發達者。誠爲該縣知事所言庫口金視金廠爲轉移。並無農業住戶。是以住散無常。土仍荒蕪。殊爲設治始料所不及。茲據該知事條舉利弊。請將縣署遷移於下流四十里之古站地方。該處平原大川。便於招墾。詳加查核。洵爲邊局扼要之圖。惟所需建署經費尧洋一萬八千元。仰懇俯念邊情。特准支出。各等語。查呼瑪縣治。原就卡倫設置。地勢既嫌狹隘。民戶又無恆產。設置年餘。毫無起色。茲從前設卡置戍。在於形勢扼要。現在建邑開疆。自以原野恢廓爲適於治理。該巡按使所呈移治古站。厥有五利。詳加覆核。參以地利。尚屬妥洽。擬請准其移治。以便墾殖而策進行。至遷治建署各費。既係特別支出。擬即准如原議開支。又原呈內稱呼瑪縣治既擬下移。上游轄境。不下五百餘里。亦屬過於空虛。擬將該縣所屬之倭西門卡倫。改設佐治局。仍隸屬該縣。定名曰倭西門佐治局。即將該卡裁撤。以其經費移爲佐治局經費。不另請款等語。查呼瑪縣境。治黑龍江岸上下數百里。茲將縣治下移上游要津地方。自應設員佐治。以輔縣知事所

未逮。原請設員佐治一節。係爲因地制宜起見。擬請照准。即改設縣佐一員分駐倭西門地方以符現制云云。旋奉　大總統批。令准予照辦。即由各該部轉行遵照。

改土歸流之計畫

趙南森

中國素以放任爲治。故于邊徼土民。動輒視同化外。改土歸流之說。議論雖多。迄鮮見諸實行。用是民族紛歧。亂機四伏。近四川建南漢軍統領趙南森呈川省將軍巡按使陳述建南夷務情形。並請設鎮守使。其說頗以改土歸流爲急。亦識時務之言也。錄之如下。(一)官與土司。不相接洽之弊。漢夷語言不通。風俗各異。純用漢官治之。號令既不能行於深山。法律亦不能因其習慣。於是設土司以治夷人。而土司又隸屬於漢官之下。是漢官仍得有統治之權。法至良意至善也。乃自建昌總鎮既撤。無人有提調漢土官兵之權。雖有漢軍統領。仍權限不及。雖有各縣知事。又分地爲政。於是各土司負固自雄。與官府絕不往來。固已漢自漢。夷自夷也。一遇起夷人搶劫之案。雖再四令飭土司緝拏。亦終置之不理。而官府往拏。必須軍隊。乃夷人則竟開槍拒戰。是又公然一敵國也。則是建南七屬之地。除縣治場市通衢而外。焉得謂爲我國家之土地哉。(二)夷人與漢人相仇。土司與官府既不相接洽。夷人自

與漢民互相寇讎。勢所必至也。況夷人風俗性情。素以搶刦為能。每一出巢。少則燒殺一家。多則連及數家。受害之漢民。屢控不獲。情急勢迫。計無所出。亦聯絡漢民伺夷人之懈而攻擊之。擄獲其牛羊馬匹。以為抵償。反覆相尋。禍難不已。冰炭若此。從何而收改土歸流之實效乎。無已。則惟有設法招徠土司。資其辦公。駕馭夷人。就我範圍。然後就其糧賦。以與夷人建設一切。庶幾乎其化異有同也。(三)應設土司。辦事行署。土司負固自雄。亦未始不畏葸觀望。倘有強健之官。府用和平之手腕。以招徠之。彼亦不敢不來。不肯不來也。今宜於各縣城內。就公地改設一土司辦事行署。招之使來。以安其位而固其心。(仍聽其時駐土署)遇有夷案。協商辦理。彼力不足。則助之以兵。一經出力。即予諸獎。向上之心。人人皆有。土司何心。有不踴躍從事者乎。土司既深感恩。威夷人自望風附順。互相寇讎之衆。當漸消滅於無形矣。例如打箭鑪明正土司。駐紮城內。聲氣常通。該管夷人。供應差使。數十年未叛。此其一證也。(四)與夷人建設一切。欲用其力。必酬其勞。前此土司之所以辦事不力。以未受國家薪俸。一切辦公發兵之費。皆出自私財故也。今宜明定其薪俸。募發其士兵。始足以正名義而專責成。現在財政支絀異常。安有此一份閒錢。供其浮費。是宜責成土司。薄任糧賦。以

表示其同爲國民。彼必允從。倘土司有不從者。設法去之。而擇其恭順者立之。正不必慮其爲梗也。（夷人以土司爲尊崇欲充其職者頗多）糧賦有餘。概不入官。即爲之興學校。建屋宇。易衣服。立。場市。啟其趨向文明之心。以彼之錢用之於彼。夷人雖愚。亦不以官府爲苛刻。而釀成他變也。行之既久。習與性成。夷之於漢。幾何不化其異而歸於同哉。於是乎得收改土歸流之實效矣（五）建南。宜。設。強。健。官。府。縣官分地爲治。漢軍則權限未及。既如前條所述。今惟有設鎮守使專司其事。然後事權歸一。而一舉成功矣。尤有進者。建南西通鹽邊。南連滇省。鎮守使之設。不僅爲區區夷務計。是宜慎選其人。而後能勝任愉快也。

東三省視察記　節錄

五月六號早。發博愛丸。船極寬大。載貨甚多。搭客則寥寥無幾。三等華客五。日人四。一二等華人一。西人四五而已。六時半。海關來西人十數。檢察載貨及客人行李。雖小包亦必開視。九時許。上下前後均經翻檢畢始開輪。洋關檢查之嚴。更有過於內地汽船。開輪後與同伴艙面閒眺。見船上一切佈置動作。井井有條。寂靜無譁。七號午后三時。抵大連口停駛。八號四時進口。五時半抵岸。此時居人尚在睡鄉。行人絕少。登陸行百餘步。遇棧房接客。抵棧飯

畢。時尚早。遂步行街頭。藉資游眺。見電車路政及一切建作。均應有盡有。無不適可而止。不尚浮誇奢麗之習。財用省而百事舉。其經營之適當。實深欽佩。市間各種商業。均屬日人經營。據云近年華商之在連者。迭遭失敗。勢將絕跡。緣勢力不敵。著著落後。連年虧折甚鉅。故皆捨而之他。即小本生意。前此尚屬華人。今亦日商漸增。華商日減。緣獲利微而捐項重。碌碌經年。入不敷出。其勢不能久存。惟一切苦力。尚屬華工。所入亦不過足敷衣食而已。故街市雖形整肅。而一種蕭條景象。實所難免。數年後大連商埠。恐更無華人立足地也。

九時許。即赴車站買票上車。未幾開行。至金州界。叢山層疊。遠見石色。鐵苗甚旺。翌晨六時。抵長春。因北行車須下午二時始開。故下棧稍息。略爲游覽。見日租界較三年前尤爲興盛。俄界則無大損益。華界亦如之。吉長車站規模甚小。與日站毗連。客貨尚不寂寞。

午後二時上車赴哈。車中客相聚而言。一客言自奉至長。日警雖多輕視華人之舉。然尚能鎮靜不譁。今觀俄人車務。使坐客均有不安之象。由此可知日俄之優劣。又一客言日人計較。無微不至。雖纖屑必占實利。而俄人外雖強橫。內實馴厚。尚不難相與。此皆熟諳日俄之人情性者。下午十時抵哈埠。因急於首途。未能多所觀覽。惟覺所見所聞。迥異內地。名爲中

國領土。不啻已入俄境。最可痛者。莫如三省。紙幣。喪國本。而害人民之大也。回憶前清光緒季年。俄人羌帖獲利。漸至通行三省。大吏知之。於是籌議急設官銀號。發行官帖。以謀抵制。三省素號錢荒。且地廣人稀。現欵携帶不易。人民以官家所出紙幣。深爲信任。不數年已發行千萬。當時俄幣羌帖。雖竭力推廣。而人民信仰之心極薄。故當時羌帖每圓。不過兌官帖千數百文。較國幣低廉。嗣後大吏於官銀號爲天府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切財用。均仰給於此。而管理銀號之缺。亦爲至肥極美。於是鑽營者相踵。恆數月一易。必腦滿腸肥而去。以致出票數千萬。而庫藏空虛。始不見信於外人。漸有低落之象。然民間猶通行。顧偶有持票兌現者。均不能應付。致對內亦日失信用。而羌帖至此日見昂貴。於是官家亦知變計。停止增發。未幾而假票出矣。

假票之來。有云即係官局發出者。即局中人亦無可辨別。緣市上見有同號數之票兩張。即持往付現。而局中根簿則出一張。於是強以一張爲假。究竟孰眞孰假。試問局中人。亦無從辨別。於是。人民之。恐慌。始起。紛紛請兌現。而局中現欵又消滴無存。強不兌現。於是信用掃地。致官帖日跌而羌帖日漲。至辛亥年。每羌帖兌官帖四吊餘。較五六年前已跌三之二。至

去歲秋冬。官帖十吊上下。値羌帖一元。今至哈埠時。吉省官帖須十四吊値羌帖一元。江省官帖須十七吊始値羌帖一元。至五月二十四五號，竟跌至二十八吊始値羌帖一元。二十六七號等日。連漲至十四吊。予回哈埠時。後跌而十七八吊矣。數日之間。漲落如許之鉅。誠爲世所創聞。蓋三省官帖種種敗壞。早爲人民所唾棄。又因無可兌現。祗得相推相諉。因循沿用。然危懼之心。未嘗頃刻忘也。去冬至今。日見低落。近又傳聞三省官帖。將全行廢棄。改用鈔票銀元。人民乃爭相賤售。以致一落逾倍。後又見銀號盡力照收。始知政府已另籌的款。將鈔票收回官帖。人心稍安而價仍復舊。近銀號見市價飛漲。又復停收。故又見低落矣。三省幣制之壞。農工商莫不大受損失。而苦力工人更甚。緣工價均以官帖計。逐年驟跌。傭工所入。每致不敷衣食。故不得已盡驅入俄境伯力及黑河等處爲工。而俄人遂有驅逐華人及虐待華工之事。致有數百華工。盡投黑河以死者。華工莫不知入俄爲險途。然猶冒險趨之若騖者。實由生計困難所致。可勝嘆哉。三省地廣人稀。沃野千里。至盡人而知爲天府之區。官乎物阜民豐。而今乃若是。眞所謂棄利於地者矣。

當日在哈遍訪所知。詢江輪開行日期。均云近因天時亢旱。江水過淺。江輪均停擱不行。雖

有數艘往來。然行期無定。即自向江邊查詢。見江下停輪十數艘。雖有數輪。裝貨載客甚忙。然見其船身重大。恐非水淺所宜。後見一船。身尖小而底平。名諾爲克。詢當地人。知此船往來最速。且見載客已滿。知其明晨即開。於是買票登舟。同艙有奉省安東客二。詢係兄弟。擬在富錦買荒者。因詢以安東近事。據云該處人民日見生聚。漸有地狹人稠之患。且日人頗橫逼處。即有事業。亦不敢安居興作。率多出外營謀。彼等因兄弟多而田價昂。聞富錦土肥價廉。故欲賣貴買賤。爲子孫未雨綢繆之計耳。所談奉事甚多。類傳聞未必盡實。船主俄人。有主婦一。女一。纔一歲餘。活潑可愛。船主亦和藹。故營業十分發達。柁工及機司均俄人。買辦王姓。華人。據云此船去歲由船主購得。價羌帖六千元。因船身過舊。略爲修整。統計資本不過費八千餘元。號稱萬餘元。至冰江時。獲淨利萬數千元。又云此船一切開支。每日約四十元。此次由哈抵錦。載客約四百餘。約入洋一千四百元。裝貨水脚約入洋千餘元。上下水來往不過十天。以半月計。開支不過六百元。而所入已有此數。且上水攬載所入。尚未算入。松江行輪之利。可想而知。船中客多如許。大半爲墾荒買荒者。餘均行商坐賈。往來沿江一帶。大抵舉止豪奢。服裝華美。所談無非品花評柳。可知習尚浮誇。且其見聞鄙陋。而能儉則

屢。中。者。實。由。天。府。之。區。獲。利。本。易。適。資。成。此。種。鄙。陋。輕。狂。之。態。也。

舟中無事。惟憑窗閒眺。見江流屈曲迴環。舟行時東時西。且港汊紛歧。兩岸於彎曲港汊處。均設有路標爲誌。江中有木桿處即係暗礁。此時水淺。砂磧現露。有如棋佈。可知行輪之難。舟過城市均停。約百餘里必有市。上下客均不少。舟過三姓。有搭客山東樂陵人名史玉年者。據云。前曾從事陸軍。取消後派爲山東墾植會駐吉庶務員。並兼三省偵探員。現欲回臨江墾地。因詢墾地情形。據云此事係前清議會提議。東撫奏辦定開辦費五萬元。常年費三萬元。均由山東省籌撥。經費既裕。辦事未免浪費。初辦時即大興土木。使墾地無獄。丈有常年費接濟。亦不加撙節。又急於表面。以圖報銷。故但知本年開地幾多。不自種植。惟欲承招墾戶。初因道遠。故承墾者寥寥無幾。致使已開復荒。後有承墾者往。須照熟地例承種。愈阻墾戶之來。自前年光緒後。常年費無着。故前次辦事人均散去。近以山東都督維持。改今名爲山東植民墾務局。委伊辦理此事。現雖稍有收入。然經費異常竭蹶。絕無成效可云。

舟行五日。抵富錦。一途所見。除鎮市外。兩岸非平原荒土。即萬山叠翠。每於山厓水溝處。時現茅屋數間。小舟一隻。或打魚江中。或晒網岸邊。詢知此種人均係土著。緊呼之爲騷搭子。

以漁獵爲生。因其情性怪異。言語不通。遂與世人間隔。此後荒土日開。人烟日密。此種人若不隨風化俗。亦將漸滅無聞矣。沿江上下。又有一種人。專事伐木。以供來往行輪之用。故大好森林合抱之材。數年幾將燒盡。據土人云。沿松黑二江林木。本取之無盡。近因輪舟多至一百六十餘艘。均賴森木爲燒料。近統計已伐去十之六。此後輪船日多。不過數年。必至無可取材。此亦吉黑二省之一大問題也。

余與棧主閒談。知此地開闢不過三載。今居戶已有千數百戶。街市日增月盛。現今由春遷來者仍絡繹不絕。今已停止放荒。實行清丈。故現今地價飛漲。有數逾十倍者。據云對江額勒密河。又名招徠鎭。地界松黑兩江銳角之間。土地平廣肥沃。交通便利。近有東益公司。純用機件耕種。極爲快利。此爲吾國創舉。盍過江一廣眼界乎。聞之欣然願往。明日更同友相偕過江。一葉扁舟。半帆斜掛。輕風細雨。直抵彼岸。是爲東益公司碼頭。登岸後見茅屋數椽。有船一。停置岸上。詢知爲此公司承墾之人巴倫來此時。但見荒烟茂草。無可棲止。故將船拔置岸上。暫爲住宿。然後蓋此數椽草屋。可知草創之難。茅屋前陳列各種農具機件。一一試玩。均皆精巧利便。詢知此機件係巴倫與美廠訂定。在三省代售。此爲陳列品。以便華人

購買。是晚宿東益公司。此時節居小滿。而日出係三時半。日入係八時半。翌晨往公司所墾之地觀覽。見開地機用引擎車頭一。後掛犂六把。暢行通快。深淺自如。耙地機及播種機。均皆靈便合度。據云此開地機每日能開地十晌。又有大車頭一。能掛犂十把。每日可開地十五晌。今大車頭機壞。未能使用。竊意各種機件均皆精巧利便。大有益於農事。惟車頭實為笨重。且在田中往來。使鬆土壓堅。於植物阻其發生之機。于兩頭旋轉處。須留隙地丈許。若遇低窪之處。一經陷入。實為費事。其木柴為燒料。車上空地無幾。積柴有限。時須停止裝柴。更兼鍋爐太大。容水不多。不得不另架水車相隨。而又須時時停止上水。實多費時誤工之病。且欲開何地。必須預先開井。以便水車取水。余意苟欲自辦墾荒。似宜用其機件。而以牛馬力代其車頭。統籌費用。亦以牛馬為省也。後與巴倫談及此事。亦以為然。緣美國牛馬人工價貴。故向合算。且此車頭本係舊式。今之新式車頭。本用汽油。車身輕便快利。惟價大而消費大。現已定購一具。不日當可運華。庶少以上弊病云。

試將車頭引擎與用牛馬力之工用價值比較如左。

車頭引擎一具計三千元。　　馬料月計十二元。

犂架一具計五百元。

水拒車一具計二百元。

馬四匹計一百六十元。

以上機件人工等每日可開地十晌。

計洋四千〇六十元。

牛馬力之成本費功用效如下。

機匠二人月薪共九十元。

架水車小工二人月薪共九元。

燒柴月計一百五十元。

馬五十匹。

犂十架。

計洋二千九百元。

小工十名。

人五月食計二十元。

計月費洋三百九十一元。

開井十隻計二百元。

扶犂工一人月薪十元。

機油月計一百元。

計元二千元。

計洋九百元。

月薪共計四十五元。

飯食。　月　共計洋四十元。

馬料。　月　共計洋一百五十元。

計月費洋二百三十五元。

照以上各種設備。每日能開地十三晌。成本既輕。月費又省。且每日能多開地十分之三。而無以上各種弊病。若所云汽機之說。固多便利。然開每架須二萬餘元。以汽油代柴料。則消耗又多。惟每日能開地二十五晌。且可日夜工作。此則較爲優勝。待其機件來時。再爲估計核算。然此種機件。亦必。如東省之農。場。方能合。用也。

在公司小住數日。日行野田荒草間。見犂開之土。潤黑如潑油。柔鬆軟滑。質輕如棉。而大風不揚。其肥沃。可知。茂林叢草。日光普照。枝葉迎風含笑。生長之速。坐觀可察。蓋地力肥厚。爲嚴冬久閉。一經日色溫和。生長之機欣欣勃發。非他處所能比擬。且此地植物生育期甚短。五月抄開凍八月抄卽降霜雪。故植物不速生長。則不能實。公司中有丹國人名老翰者。常語人曰。此處日光何其遠勝他處。一日下午。見工人三。持破網一。約大五尺。云今日稍閒。去捕魚爲戯。予知此地魚產最富。但聞人言。未經目睹。卽追蹤往觀。約行二十里。見屈曲小河

一。寬約丈許。深約三尺。至此停步。余意如是小河。即有魚亦不見佳。且網小而破。亦烏能多得。而工人均興高采烈。爭先下網。孰知網甫下即水聲轟轟。工人急提網。其一即下水抱持。須臾見巨魚一。尾在網外。身在網中。巨口細鱗。豐美無比。詢其名曰細鱗魚。此中佳種也。味鮮美。其重量約有十五六斤。工人等仍復提網下河。此後大魚皆經入網脫逃。因網小故。又有四五尾。然終覺網無虛下。每網或十數尾。或三四尾。小約斤許。大者二三斤不等。經破網處逃去者亦復相等。尤奇者。人在。水中。持。網。提。魚。而胯。下。之。魚。相。驚。跳。躍。人。幾。爲。之。擿倒。但聞嬉笑啊喲之聲不絕。誠大觀也。如是約二時許。饜捆已盈。日色西移。凱歌而歸。擇其數尾烹而食。食時與吾友談觀漁之樂。亦爲拍案叫絕。恨道遠不克往觀爲憾。

繼荒墾地之利。盡人知之矣。其各種營業之利。如磨麵粉。搾豆油。燒酒等。爲最易銷之品。且有定價可按。故照其本地小戶製造利率計之。磨麵者用石磨一具。馬二匹。及一切零件置備。約共值洋二百元。每日磨麵一百五十斤。可售洋八元七角五分。麥麵四十斤。售洋一元二角。而成本只需小麥三斗。每斗重六十三斤。秋收時每斗價不過一元一二角。今春每斗售二元一角。照今價共計洋六元三角。二馬食料。計洋四角。二人工計工食洋六角。統計資

料工食不過七元三角。與售價兩比。每日得淨餘洋二元六角五分。若在秋收預買。又不止此數。爲此業者。一家備十磨具。則費更省而利更大。若推廣用機磨。則獲利更難預計矣。搾油之成本更大。而獲利更多。大麥燒酒每斤售價洋二角。較南方價幾大兩倍。而此地麥價尤廉。柴火無須錢買。可知利率之高。實較成本逾倍。其行商坐賈。或於秋收時隨收隨買。運消伯力黑河等處。利率總在十分之二。若一經蓄積。開春出售。大率獲利可得成本之半。若照今年率可得倍息。緣生荒初闢。人口陡增。居家一切。咸須購買。故物價逾覺提漲也。

六月二號公司中荒地丈量分界。予與吾友偕行。各帶行李蓬帳。清水乾糧。及一切器具。用大車載往。我等均着烏喇鞋。綁腿布。步行隨往。巴倫跨馬先行。擇適中森林。以便露宿。離公司二十餘里。卽至。見一帶森林。長約三里。深約里許。其左右前後遠望去森林層層環抱。如城垣然。而相隔處又平原極目。茂草迷漫。林中大樹參天。如紫椴白楊等。大可合抱者亦難數計。林間奇花異草。芬芳穠郁。怪鳥珍禽。驚飛上下。林過似有土垣濠溝舊跡。據云此中人拾得羽箭數支。石印一方。疑似康熙間物。或此間昔時曾爲營壘。惜無。土著。遺老。難考。其究。竟。至此時日已晌午。解裝飽飯後。卽束裝起行。尋丈地起點處。係鄰戶北界。離宿處不過二

里許。至尋見時已四時半。緣一片荒原。茫茫無際。中又有森林間隔。必於此中尋一木竿。實如大海撈針。在叢草茂林之間。往來奔走。幾至無從捉摸。既見此竿。既行接丈。用指南針取準東西直線。指定記號。向西丈去。每十繩爲一里。每里豎木杆一。木杆均就近取材。去皮寫字爲記。直行十八里。一路穿林涉水而過。此時同行相對幾不相識。緣涉水時泥汚沒膝。穿林而走。叢樹緊密。無隙可進。又爲野火所燒。枝枝枯黑。均手攀脚踢而過。人面衣服。均爲枯炭所塗。盡如鬼臉。兩足有如泥塑。茲視狂笑。此時已八時一刻。夜色蒙蒙。木杆豎畢。即速作歸計。歸時均鼓勇爭先。緣夜色已闌。於無邊無際之蠻荒地。離宿處尚有二十餘里。人人無不以早抵宿處爲樂也。

此時魚貫疾行。首呼後應。雖樹枝刺肌刮目。更不敢稍離數武。恐前者猛進。後者即難踪跡矣。行經十餘里。見前面火光燭天。知係號火。緣巴倫於六時半已跨馬先返。整理宿處。見夜色漸深。故於林前曠地。伐木縱火爲號。以免行者迷途也。於是望向有火處放膽直行。更形迅疾。約七八里始達林際。見林前積灰斷木。均已成堆矣。時已十時半。稍息飲水吃飯。敘談有項。睡時已十二時矣。

清晨五時起。先各將昨日所穿之泥湖鞋襪。生火烘燥。仍行穿着。此日清水已罄。做飯用水。於二三里外低窪處取來泥水。此時始知水之寶貴。故我等洗臉不過用泥水一掬。稍爲潮潤。用臉布略爲揩擦而已。飯畢七時出行。因我等乾糧尙足。而小工等之食品業已告罄。須待公司送來。故留人林際接送。說明所行方向。近午時必於所在處縱火。可尋蹤而來。我等卽將所有乾糧。各人分帶起行。丈地情形。大略相同。至午時見飯未送到。沿路縱火爲記。緩步前行。復行二三里。時已二時半。奔行烈日之下。飢腸碌碌。尙猶可忍。惟口枯舌燥。最爲難過。於是暫息林間至所經低窪處。取來泥水。羣聚狂飲。覺其味甘美。雖雨前龍井。亦不能及其萬一。始信絕糧尙可。絕水實難存活也。

此時見送飯者尙無蹤跡。諒係迷途。於是巴倫跨馬反尋。回云杳無蹤跡。不識迷蹤何處。此時若不點飢。則人人不能再事奔波。而我等所帶不過數人之食。若共向分食。則人多無益。議擬一半歸林就食。一半分食丈地。本擬吾友偕一半工人先返。伊恐迷途不行。卽自偕工人尋途先返。至林際處無一人。知係送飯去而迷途未返。心甚懸懸。至六時許。聞遠遠有人呼嘯聲。出林靜聽。聲在離三里許西南林際。知係送飯迷途人。卽囑工人等迎聲相應。於是

此呼彼嘯。約刻許。始遠遠見二人提燈負担。從林際冉冉而出。歸後詢知係送飯不遇而歸。因悞從林後走過。錯認前林。恐懼狂呼。幸聞應聲。始得反身歸林。否則殆矣。於是且行飽餐。坐待巴倫及丈地者返。夕陽西下。即囑工人伐木舉火。以引歸人。許久不見音響。至十時許。聞林後遠遠有呼嘯聲。又復如前相應。如是者一時許。始見巴倫牽馬從林際處鑽出。吾友及丈地者工人等相繼歸林。心始大慰。聞林前有號火可認。本當前路歸來。何得走入林後。據云今日人少。且又未能飽餐。故丈地不多。歸時尚早。不見火光。因致誤走過頭。在林後往來尋覓。正怪何以不見號火。實因林深密而高。僅近林後。故不見火光蹤跡也。飯畢安眠。明晨有鑒送飯之艱。故帶足食料而行。餘均與連日無異。惟丈地稍多。曲折牴牾情事。夕陽將下。白雲濃厚。氣候悶熱。蚊虫羣結。拭拂不開。深恐遇雨。急尋歸路而返。歸時情景與前同。又因悶熱。更添臭汗涔涔。內衣盡濕。眞有刻不可安之境。飯時與巴倫共談所丈地段內土地之佳否。并略談耕種之宜乃睡。是晚大風雨。蓬帳未免滲漏。衣被沾濕。清晨雨不止。羣議不如且歸公司。待晴霽再來。於是均冒雨而歸。至公司先洗澡更衣。然後還我此身。自後連日風雨。至十二號下午始暢晴。翌晨復往林際。續丈至十四號下午始畢。束裝而返。至公司已

八時半矣。且澡身更衣。稍息就餐。本擬稍休數日。始作歸計。有劉君者。欲趨返關中。堅約同行。明日即十五號午後。即整裝同赴江滙。適有上水輪。即划船登輪。船主等均是俄人。惟茶房廚司華人。故一切動作。均不盡情理。船價貴賤姑不論。每日三餐。須洋二元二角五分。喝水一杯。須洋五分。且所過市鎮。均停江心。不令客人上岸買物。故所載客貨。均屬寥寥。其船行雖快。然其掐工于航路未能純熟。至三姓以上。即三塊石。爲此江著名絕險。此時江水已、較來時漲二尺。本可通行無礙。波又踟躕不敢過。停於此者一日。先放小船量水。探過此險。明晨開行。見江心江邊均插有記號。以便行輪。然此三塊石。係江底暗山。山峯重疊。其屈曲稍差一綫。即爲暗礁擱住。此船行至中流。即遭擱住。用盡種種方法。盡一日之力。方得移下。方此船擱淺時。有華商之三江輪船。接踵而來。並未探水。即輕輕從船旁屈曲而過。可知松江行輪當以掐工熟處航路爲第一要點。船行八日始抵哈埠。此時江水已漲。江邊輪船停止已滿。幾無停船之悉。划船登岸。行李安置畢。寄書洗浴。訪友不晤。是晚天氣炎熱。劉君約入公園遊覽。園地約方里許。曲徑縱橫。綠陰夾道。遊人成羣。誠暑夜之樂所也。十二時返棧。翌晨遇友於外國旅館。詳談一切。並散步一週。共談哈埠商業。以糧食爲大宗。運來各地連

得透雨。人心略定。糧價漸平。江輪已通。江南北運糧上下。已絡繹不絕。商市漸見起色。兼之沿江上下。荒地日闢。人民生聚。哈埠為中心樞紐。此後若能改良政策。為小民留幾分元氣。或能於此大好商場稍占優勢。午後趁東南下。

游黃山記　節錄

宣歙、之間。有黃、山、焉。往昔文豪墨客。題咏而留連。羽士高僧。談真而說道。轟烈不可一世。自風雅道廢。交通阻絕。此山亦遂韜光匿奇。不復出現於新世界。余下匡廬。渡彭蠡。泝昌江而上。行萬山中六七日。遂履茲山仙境。往者評廬山為博大雄奇。若黃山則幽深古峭。烟雲萬狀。信宿其間。幾飄然不復知有人間世。廬山能品也。黃山則神品矣。夫余則安敢品黃山者。昔徐霞客徧遊國內名山。乃歎曰。黃山天下無。吾觀止矣。請以斯語介紹於閱報諸君之好遊者可乎。

往者通信。嘗言皖南山脉。作之字形。馬金嶺折而西北。盡於皖贛界之率山。自此復折而東北。為天馬安息櫟木諸嶺。復折而西北。為西武釣魚諸嶺。復折而東北。為黟與太平間之羊棧嶺。再東遂為黃山。復迤邐東北行。終於江蘇之寧鎮山。有三十六峯。而天都蓮花兩峯為

之冠。志書稱其高九百仞。雖未可信。但山下杜鵑三月花落者。山頭當五月初。猶含苞未放。則其高寒可想。

余之至是山。自歙縣湯口村入。至於紫雲庵。此東南路也。山之北半為太平縣境。自太平往。當入北海門。以獅子林為憩息所。是為北路。若其東路。從苦竹溪入。宜以雲谷寺為憩息所。今寺圮矣。其西未悉。山受洪楊之刼為慘。比年游客益稀。老僧謂年不過數起耳。天都花蓮兩峯。雄秀無倫。其峯之紋理。自頂至踵。長不可度。畫家有披麻皴法。不意化工神筆。乃有如此絕大披麻皴。盡日繞此兩峯以行。每易一境。變一態。天都絕頂。未之上。蓮花則嘗恃頑健之腰脚。直躡其巔。一徑斜上。滿地砂礫。巨石密菁。縱橫相厄。旋入洞。洞盡益險。凡經四洞。皆銳末豐腹。昔人遊記。謂如從藕節中行。緣本以入。澥信然。既登絕頂。俯視萬峯。羅拜脚下。大地殼上。一片巉岏。斯時雲來。掀盪洶湧。一白無際。此巉岏之萬峯。時復露其一二。若孤島絕嶼。可望不可及。即所謂黃山絕境雲鋪海是也。

到處奇松怪石。非意想所排及。某日行山腰叢薄間。倏林隙飛出白練一道。跳珠濺玉。聲若雷震。導者曰。九龍潭至矣。絕頂大瀑下懸。陷為潭。流為澗。澗落為瀑。瀑復陷為潭。如是者凡

九。

凡諸奇勝。匪可殫述。記者寧敢屑屑與閱報諸君談風景者。須知此黃山豈徒供人遊觀而已。有極大之利源在焉。

黃山以產硃砂著名。硃砂在化學上名汞硫。蒸汞硫於空氣中得汞。其用可製寒暑表風雨表。塗於玻璃。可製鏡以照影。能於礦物中吸出貴重金類。又供精製金銀之用。於化學上頗占重要位置。聞墨西哥首尋得汞者。乃一傭人。於山頂折一小樹之枝。見根下有水流出。驗之卽汞。余於黃山嘗倚枯松。偶折其枝。中盡赤色之硃砂。其根亦然。考黃山之得名。以黃帝嘗煉丹於此。今尚存煉丹屋故跡。雖事屬荒唐。然山之富於汞發可想。紫雲峰下有溫泉。志書稱其含硃砂質。與他泉含硫黃者異。實則硃砂內固含硫也。惜此汞與此汞硫。無人採以供世用耳。此外有無他礦。尚待探考。

山嶺皆灌木。然自山腰以下。皆天然之森林。無人採伐。亦無人種植。環山計之。其面積不知幾億萬畝也。

山嶺有五海。中爲天海。東南西北各爲一海。非海也。乃一片平曠地。苟善經營之。豈遜廬山

牯嶺哉。

滿山皆龍鬚草。肥且長。可二尺。爲他處所未見。不第可製席。實一種絕好草帽原料。能自製固佳。即專售原料。其利不在山東草帽辮下。此僅一人一時見及者。其他奇葩名藥。寶藏靈泉。豈可勝數。而悉閟於崎嶇之山徑蓊蔚之雲烟。可勝惜哉。

中國設立觀測所之始末

周京濂

民國建始。農林立部。鑑各省水旱洊仍爲害於民生者至鉅。乃始創設觀測分所於各省。職在周知全國雨量風向溫度升降氣壓變遷。以謀農事之改良。災害之預防。水利之興修。其時籌置地點。尤重邊陲。測驗氣候。從事調查。既冀補救天災流行於內地。復寓移民實閉之大計。豈於遠塞。抑農部積極政策之一也。嗣農林工商兩部合併。復於內地未設之省。添置數區。綜自去年八月至今春四月。前後設立觀測分所。都二十六。（地點詳後）際此財政困難十分之候。而能成立多區。深見當局籌設之苦心。奈開辦以來。經常乏費。卒無可支持。故前後未滿一載。而旋即一律停辦。良可惜也。濂赴清江籌辦分所。僅僅兩月。所有觀測底稿一二。爰揭出供諸同好。凡事不難在成立。而難在維持。殆信然矣。茲將各省前後設立觀

測分所地點。立表於左。

觀測所地點	每省區數	成立年月
北京（總所）	一	民國之前
山東濟南	一	三年三月
山西太原 綏遠	二	二年八月
陝西西安	一	二年九月
甘肅蘭州 寧夏	二	二年十月
新疆迪化	一	二年十二月
四川成都	一	二年十月
湖北襄陽	一	三年四月
湖南辰州	一	二年十月
廣西柳州	一	二年十一月
廣東南雄	一	二年十一月

福建延平	一	二年十一月
江蘇清江浦	一	三年四月
浙江金華	一	三年四月
江西豐城	一	三年四月
安徽建臨	一	三年四月
貴州貴陽	一	二年十一月
雲南雲南	一	二年十二月
河南開封	一	三年四月
奉天興京 洮南	二	二年十月
吉林甯古塔 虎林 臨江	三	二年十一月
黑龍江湯原 嫩江	二	二年十一月

觀測事項之說明

1. 本所觀測。取四時制。(即間四小時而一觀測是)每日上午二時六時十時。下午二時六

時十時凡六時。

2. 氣壓以米厘密達表示。（該計用以驗氣壓之強弱、因而推天氣之晴雨地勢之高低、並可預報風之起息、）

3. 氣溫以攝氏 Centigrade 記載。

4. 風之速度以 H 颶烈 StG 疾 G 強 StW 蒸 FB 柔 VLB 靜七字表之。

5. 風之方向分十六方位表示。卽南、北、東、西、S N E W 南東、南西、北東、北西。SE SW NE NW 南南東、南南西、北北東、北北西、SSE SSW NNE NNW 東南東、西南西、東北東、西北西、ESE WSW ENE WNW 是。

6. 雲量從零至十五之比例。

7. 水蒸氣漲力以米厘密達表示。

8. 溫度以零度爲最乾。以百度爲最濕。

9. 降水量以米厘密達記載。

10 日照時數與日間雲量爲反比例。

11 本所設於淮陰縣城之東偏南方。坐南朝北離城一里。

本所由總所頒發儀器。其名稱件數如左。

最高低寒暖表（匕字形）　一件　乾濕表　一套

金類氣壓計　一件　風向針　一套

量雨器（十分 百分）　一套　蒸發皿　一件

氣象常用表　一册　指南針　一个

地面溫寒暖計　一支

以上所頒儀器。只及半數。如水量計、（驗河水之升降）日照計、（即測晴機驗每日陽光之強弱及日照之真時間）風速計、（驗風每秒時間進行之速度）水面溫寒暖計、地內溫寒暖計、測雲器、驗光表等。均付缺如。

又上列諸儀器。當以能自錄記者爲佳。須費雖較昂。然觀測之人。大有勞逸之別。蓋自行錄記者。每日只整理一次。而非自行錄記者。必得逐次觀測而又難免錯誤也。

蒙古東土默特附近之地質

蘇莘譯

地勢　新民屯之西。約百華里間。地勢低窪荒蕪。直至新立屯以西。始見老爺嶺帶山。陀

岡逕邐。東北起自法庫門之北。走向西南。抵廣寧縣境。以接醫巫閭山脉。山勢弗高。極頂僅及六百米。沿道調查。溪谷概闊東西。如新立屯西八道河之縱谷。即東西經過。以横斷山脉。其上流新邱炭田一帶。爲湖底狀盆地。（按新邱亦作辛秋此一帶盆地即錫呼圖庫倫喇嘛遊牧地）至東土默特府（通呼貝子府）之南。達於荒河沿岸。山脈漸低。祗波狀起伏而已。

東土默特府之西。隔荒河山岳屹立。稱亞馬陀山。（譯音）岩骨稜稜。成鋸齒狀。圓寶山聳於其北。作圓錐狀。形如富士山。此山脉南北走向。北至三家子爲台地。以連亘於小庫倫（按此爲庫倫和碩喇嘛王府清季設庫倫廳）地方。南則地勢漸低。再特起爲松嶺子山脉。而支脉綿亘荒河之東。爲東土默特府之北界。勢復低連。爲新邱盆地之北壁焉。由小庫倫以西。東至彰武縣之間。百米以下之邱陵。迤邐起伏。東南漸就低落。成爲新民屯之平原。此一帶地方。無甚大川流。其較著者。爲荒河、八道河、（哈達河）新開河等。試分舉其情形。則有如下述。

荒河、（按本名那拉特河、下流抵鎮安縣、爲南沙河、）源於東土默特府之北方水圈子（

亦作水泉子）附近。南流經王府之西。東南折。至白土廠門。稱馬布河。其西岸山岳聳矗。東岸低平。間有陵阜。兩岸山麓緊接。如狹隘夾道焉。

八道河、（按本名西遼陽河、亦南沙河上流）匯新邱盆地北方諸水。南流至小崗崗。東轉橫斷老爺嶺。經半截塔之南。新立屯之西。再東南折。貫流平野之間。合馬布河。經溝幇子東。入於海。

新開河、匯小庫倫附近諸水。流過小庫倫街市間。東南趨。曲折於邱陵之間。經大坂、大廟、諸部落衖南轉。經新民屯之西。注於遼河。

地質　片麻岩系　此岩層爲斯地最古之岩石。露出於新邱盆地之南方一帶至荒河之西。貫於角閃剝岩、角閃片麻岩、黑雲母片岩等之火成岩間。與遼東半島上部片麻相類似。而其走向各地略異。大堝溝地方。其走向北偏東二十度。東南及西北。爲七十度之傾斜。水圖子地方。北偏東四十度。傾斜於東南三十度。上拾頭溝地方。北偏西四十度。傾料於西南八十度。

前寒武利亞系　此古生代之岩石。僅露出於三家子北之邱陵至阿細馬加（譯音）地

方。由硅岩、黑色粘板岩、石灰岩而成。在三家子附近。其走向北偏西七十度。傾斜西南五十度。阿細馬加地方。走向北偏東二十度。傾斜西北三十度。其岩石排列之狀態。硅岩、粘板岩、互爲層。疊石灰岩位於最上部。石灰岩分解。多爲淡黃色粘土狀。或有外包以硅粒、及火成岩片、之石灰質物。其內部爲鮞狀石灰岩。恰如第二期成之石灰物質。包裹未分解之部分者也。

此岩層露出區域甚狹。未發見何等化石。因馬賊阻路。弗獲詳密調查。其生成之原因。不能確知。茲假定爲前寒武利亞系。更俟後日之調查焉。

第三紀層　此層露出於新邱炭田之盆地。就岩石之性質。假定爲第三紀層。其岩石由砂岩、頁岩、礫岩、而成。砂岩爲細粒質。雜帶凝灰質。頁岩爲粘土質。而軟弱。頁岩砂岩之互層間。夾有炭層。其走向自東北走於西南。成背斜層及向斜層。爲七十度至三十度之傾斜。或有近於水平者。

第四紀層　此層露出於新民屯及彰武縣之邱陵及低地。由砂礫及粘土而成。粘土內間含鹽分。有不適於耕植者。在彰武縣附近。成土砂邱。綿亘起伏。

火成岩　花崗岩及花崗斑岩　花崗岩爲角閃花崗岩。露出於上拾頭溝附近。爲淡綠色粒狀組織之岩石。其角閃石中含有磁鐵礦。間有黑雲母及白雲母。花崗斑岩。露出於昭里營子附近。於淡紅色長石中。含有豌豆大之石英粒。並少許黑雲母。

閃綠岩　此爲綠色微粒質之岩石。由角閃石及斜長石之柱狀結晶而成。並含有正長石磁鉄鑛等。又角閃石之一部。變化爲陽起石。長石多化爲陶土。每與上拾頭溝之花崗岩。相關聯而露出。石英閃綠岩。在新大堦溝。貫於片麻岩間而露出。由石英粒、正長石、斜長石、所成之石基中。含有角閃石。角閃石中每含磁鐵鑛。

石英斑岩　露出於紅土溝地方。由花崗斑岩變遷而成。長石已分解。含有多量石英粒。

別古馬泰脫　此岩石爲片麻岩中之岩脈。由斜長石、正長石、石英、等中粒或微粒而成。新大堦溝之岩脈。其鑲肌部分。因接觸變質。含有角閃石及異剝石等。塔子溝第一坑、及上拾頭溝之岩石。長石分解爲白色陶土狀。其中含有石英粒。

腓爾塞德　此岩石露出於大黑山、三家子、及官房身、地方。大黑山之岩石。爲黝黑硅質、或粘土質之岩石。長石分解之石基中。尙有其結晶分散。在三家子者爲縞狀。官房身

者爲桃紅色長石之分解。含有長石結晶、黑雲母、並少量磁鐵鑛。

安山岩　露出於羊圈子半截塔及東土默特附近。色現暗黝。於凝灰質石基中含有石英、及柱狀結晶之角閃石。或於石基中。現赤褐色及綠色之斑點。或有褐赤色多孔質之岩石。以顯微鏡檢視之。係由正長石、斜長石、角閃石而成。有角閃石之內部全分解。含有磁鐵鑛粒者。有角閃石周圍盡變成磁鐵鑛者。而往往現輝石類之蛇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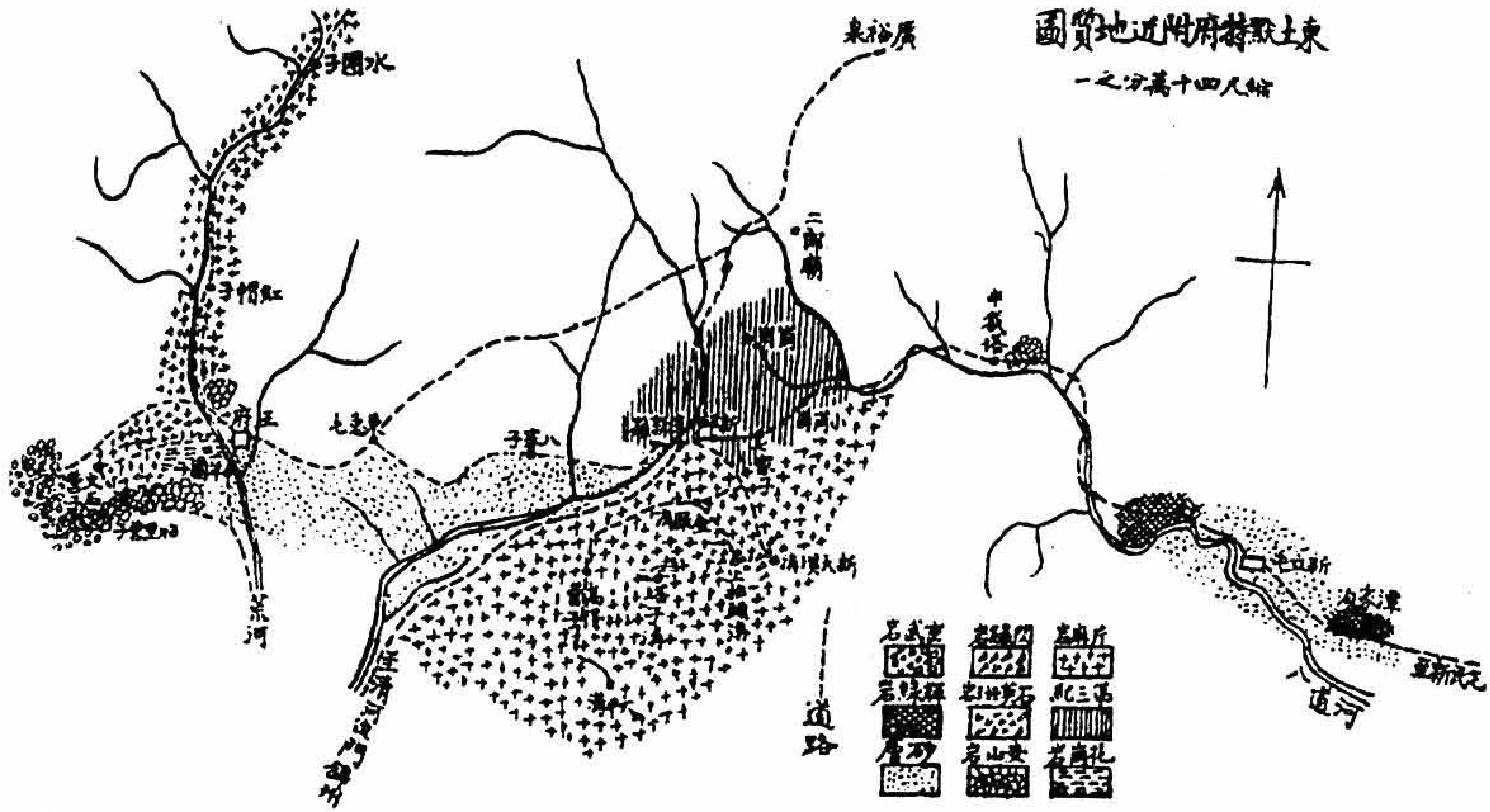
安山凝灰岩　露出於老爺嶺及亞馬陀山附近。現桃色或褐色。含有正長石、斜長石、之柱狀結晶、及角閃石。其角閃石分解。而生黑雲母及磁鐵鑛。

玄武岩　露出於亞馬陀山及新秋附近。爲黑色微粒或多孔質。（鑛滓成者）顯示玄武岩特有之組織。含有正長石斜長石及輝石之柱狀或粒狀結晶。出於新秋者含橄欖石。亞馬陀山者無之。而含有瑪瑙蛋白石等之第二次生鑛物。

輝綠斑岩　露出於老爺嶺及潭家泡。於綠色淡紅色之石基中。有含綠色橄欖石之斑點者。有不含者。有爲粒狀組織者。皆含有柱狀斜長石及輝石。以構成粗面岩。類似粗面玄武岩。石基全爲微粒質。

東土默特旗附近地質圖

縮尺四十萬分之一





（外　編）

美國之巴爾格運河

林　壬譯

巴拿馬運河工事之爲一大事業。世人所耳熟者。而近時。又。有。與。該。運。河。工。事。相。伯。仲。者。則紐。約。州。巴。爾。格。運。河。大。工。事。是。也。此二大運河。同占地理上緊要位置。巴爾格運河之工事費。雖僅當巴拿馬運河工事費三之一。然其經費乃由紐約一州所擔負者。不已鉅乎。且其長約九倍於巴拿馬。至開鑿之容積。巴拿馬運河。爲一億七千四百六十六萬六千五百九十四立方碼。而茲則一億三千二百九十二萬七千三百立方碼。巴拿馬運河。長一千英尺之水閘一十有二。茲則長三百英尺之水閘五十有四。又巴拿馬運河。其閘僅足容八十五英尺船舶。茲則更能容較巨之船舶云。

羅斯福遊歷南美記略

節錄

前兩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以雄才大略。見稱於時。美國擴張海軍。以致有今日之盛。實。出。於。羅。之。政。策。去年美國選舉。羅以進步黨候選總統之資格失敗而退。乃從事於南美洲之游歷。探。幽。涉。險。爲。時。凡。七。閱。月。始。倦。遊。而。歸。羅。氏。此。行。所。履。皆。人。跡。不。到。之。地。計。其。成。績。爲發。

見新河流一。尋獲新人種一。獵得鳥類一千五百餘種。獸類五百餘種。其他鱗介昆蟲之屬。不可勝計。前此數歲。羅氏曾為南非之探險。出其所得以貢獻於世。裨益至非淺鮮。今此南美之遊歷。實為探險之第二次成功也。羅氏所發見之新河流。在巴西國境之內。河道長一千英里。蜿蜒屈曲。北流入馬跡賴河。其名為呂杜威他。實大陸輿圖所未經見。蓋自來地理學中。從未知美洲南境有此綿亘千里之河流也。沿河諸地。除茵陳（南洲人種名）野人以外。自古未有人跡。惟其下游曾見有採樹膠之白人偶焉涉足。亦僅耳。羅氏此行。駕茵陳人小艇曰坎奴（船名）溯河而上。窮厥河源。歷六十日始得之。比其返也。僅三十六小時而達。則以河流湍急故也。其所駕茵陳小艇七艘。方逆流上溯時。覆沒其五。溺死者一人。羅子嘉密。亦幾不免。沿河上下。初未見茵陳人之蹤跡。祇兩度聞其人聲耳。巴西少將連頓。奉其政府之命。與羅氏偕行。其所攜獵犬一頭。竟為茵陳人射死。其他同伴有遇暗殺者。有不勝勞苦而病者。有以驁悍而發狂者。即羅氏亦一次中暑。抱病極重。一次以操舟傷足。創發為疽。至不復能起立。又以舟行濡滯。裹糧不足。忍飢節食。日僅半餐。卒至糧盡計窮。則獵取猿子以為食。比其歸國。羅氏之體量已減輕五十五磅。其所經歷之艱苦可知已。

其所尋獲之新人種。在一深林之中。地名尙難確指。但知此人種。程度卑劣。男女裸體。往來山林。無稍避忌。蓋其去禽獸尙未遠。雖謂之原人時代之人類。無不可也。其人所操土語。乃至不一。計其區別。不下五百餘種。人類愈卑陋。語言愈複雜。亦世界公例然也。與羅氏偕行者。有格致學家兩人。一曰乍利。一曰瑪尼。其覓得之鳥獸鱗介昆虫。多爲此兩大格致學家所未嘗夢見者。羅氏此行。本負紐約博物院之委任。今得此數千百種新異之標本。歸而餉遺其國人。亦可謂博物學界之新紀元矣。

說郛

南非洲之金剛石產額

林壬譯

南阿非利加聯邦。爲世界金剛石主要產地之一。世人所知也。茲據其鑛山局報告。一九一一年中之產額。爲四百八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克拉脫。其價約值八百七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四磅。茲表列其產地於左。

地方	產額	價値
塏普殖民地	二、二五〇、五〇五	五、五〇六、四一二
脫蘭斯法爾	一、八四三、三四一	一、六二八、八七六
自由洲	七九八、一五二	一、六一一、四三六
合計	四、八九一、九九八	八、七四八、七二四

婆羅洲之石油

南洋羣島著名油田。在蘇門答臘之南北部。爪哇東部。婆羅洲東南海岸一帶。其坑區所占

地面及生產量。蘇門答臘五萬七千五百愛克泰爾。（英畝合華六畝）七十六萬五千噸。爪哇九萬八千愛克泰爾。十四萬八千噸。婆羅洲三十三萬愛克泰爾。四十八萬噸。合計百三十一萬五千噸。此不過其大數。然亦足以介紹於世間。最近英領北婆羅洲石油銀公司之活動。尤有足注意者。該公司獨占廣袤亘三百英里之石油。採取權經英領北婆羅洲公司之承認。與荷領殖民地石油公司締結契約。（一）公司以自己之計畫。得於此等地方之一部試鑿或採取。（二）對於生產量徵收一定之特許料。（三）公司對於油田之開發。亦已分派地質調查班於各方面。進行極迅速。東海岸之東端。既經調查測量。塞爾特河口一島。（希伯幾克島附近）在準備試鑿中。準備妥帖。卽北至桑打岡附近調查。又有一班。在西海岸克利阿斯半島。及菅塞爾通間調查。不日亦當發表其所得之結果。第二班。在克利阿斯半島。及撒拉滑克一帶調查。地域頗廣。然欲舉絕大之成蹟。必須耗巨額之經費。與相當之時日。且尤賴當事者熱心毅力。始得證明其地之生產力豐富也。

在西海岸克利斯阿斯半島。銀公司亦取得四百四十平方英里之礦業權。此外在婆羅洲文萊渤泥（介於英領婆羅洲與撒拉滑克州間係英之保護領地）亦取得礦述權十三

件。及百五十平方英里之石油採取權。又最近於撒拉滑克州共同經營中之西歐處轉運貿易公司。及安格洛撒克遜石油公司。更合資組織新公司。開發智由通河東部地方之煤田。其資本額八十五萬磅(每股一磅)優先股十五萬。普通股七十萬。其優先股中七千五百股。西歐處公司承受之。若試鑿地調查結果良好。則二月一日後六個月內。當再認四萬二千五百股。更於此後三個年間。承受所餘之十萬股普通股、(全額付入)中銀公司承受四十萬股。安格洛撒克遜公司承受二十萬股。其餘十萬股。則募集於盎斯泰爾達姆市。(荷蘭首都)英領北婆羅洲油界今後能否與荷領東印度油界並駕齊驅。尚未可知。然其開發之時日尚新。侯銀公司之活動。將來當可滿足世人之期望。惟荷領東印度之當局。因執偏狹政策。必使領土內之企業。盡屬本國人。至英領北婆羅洲。則持開放主義。專吸收資本與勞力。去年夏。日本砲艦。前往巡視。時州知事亦縷述農民移住。爲目下急務。若日本農民有移住者。當局者不僅供給土地住處。初到時。并貸與所需之農具。故日本人對於此事。又極爲注意也。

按世界石油之富。以美爲最。俄次之。南洋羣島。尚居第四五位。然每年產油六七千萬

加侖。輸入我國者。除美與俄外。則數南洋油。我國油田之富。無詳細統計。然油質之佳。產量之饒。固以爲外國人所公認。我國今方注意於此。收歸國有。將以全力啓此鴻圖。此不惟吾國之利。世界人類之益。此後世界需油之處。日多一日也。雖然婆洲石油。亦吾勁敵。尙望國人知所努力。毋爲英荷人所笑而已。

南洋遺俠羅芳伯傳

灰心

羅蘭甫。字芳伯。粵東梅縣之石扇堡徑尾村人也。少以奇俠聞。家貧族微。嘗慨清吏虐民。憤憤不平。亡走海外。時滿清中葉時代。來往南洋各埠。祇用帆船。交通尙未便利。羅艱難萬狀。始達婆羅洲之坤甸埠。華僑勢力。不甚膨脹。或工廠。或商店。常被山番（俗名勞子）所刼掠。不得不秘密結社。堅固團體。以衛我華僑。衆以芳伯有任俠氣。心公誠。膽略權術。又高出儕輩。推爲大哥。故至今。俗猶稱羅大哥。異姓兄弟中。可參密議者僅十八人。勢孤甚。芳伯默計。欲敵山番。勢不能不和土番。（婆羅洲番人有兩種、一馬来人、其王號土丹、一勞子、多居山、故號山番、尤野蠻、與貿易者、恆爲其所殺、）土番人衆。非處驚之。不可服其心。一日天未明。潛渡港。謁土丹。土丹之左右。訝其早。又無舟泊。詢以所從來。港中適多鱷。魚浮水面。芳伯僞。

應以騎羅魚渡大港。土番於是奮爲神人。土丹亦因之締結爲昆季。凡華僑與馬來人抵觸。皆令其判斷。芳伯大公無私。片言折之。翕服其公正明察。由此與土丹交誼密。適馬來人與勞子攜貳。土丹之兵。屢爲所敗。芳伯乃率華僑助土丹。出奇制勝。大敗山番。斬獲甚衆。事平。土丹(蘇德之)遂以東萬律爲華僑之殖地。（至今華僑之種田者，多婦女、亦勤耕織風俗彷彿假僑懸、）管轄權限。一切授之芳伯。芳伯自是招徠華僑。披荆斬棘。築路甃鑑以啓山林。開政事堂。以裁判訟獄。吏役儀仗。儼若牧守。課農開礦。（地多金砂故）立市興學造舟楫。以利交通。訓技擊以修武備。深謀遠慮。規模宏敞。居然有開國氣象。終其身與土丹。若滕薛虎皝然。輔車相依。以制勞子。臨卒。於異姓兄弟十八人中擇賢。以繼其位。不又儼有傳賢之局乎。惜其時主中夏者。淪爲異族。不能因而定之。推廣全婆羅洲爲殖民地。致令後爲荷蘭取爲屬地也。芳伯卒後。主持其政務者。尙三四人。及荷國攫奪土丹商埠。時東萬律之華僑。猶出全力助土丹。與荷人苦戰。火器不敵。死傷甚衆。力蹙勢屈。始爲荷人征服。毀政事堂。一切儀仗。皆舁入博物院焉。恥何如也。今惟坤甸商埠。僅存芳伯副廳。華僑結婚姻議公益事。聚會宴飲其中。以誌崇拜之意而已。其子孫在東萬律者。亦已官甲必丹矣。無復當年之

似。小。諸。侯。國。也。

搜遺史曰。余至婆羅洲之坤甸埠。觀芳伯之副廳。非嚴廟貌。華僑無不景仰之者。詢之父老。莫不欷歔太息。道其遺事。而嘆東萬律之正。廳。毀。焉。今欲重建又壓於荷人之勢力。無敢倡之者。其必待祖國之強。而始有以報芳伯之德。澤。矣。何令人感。戢。一至。於。此。哉。聞東萬律之婦女。勤儉之風。頗類梅縣。皆其遺俗。迄今數。十。百。年。尚不。改。其。醇。樸。而當日。之。教。養。可。知。矣。海雄陳先生擬之以田橫義士。鄭氏延平。有以也夫。

（按）此篇與民國二年本雜誌十二期。所紀亞俠輯中國海外殖民偉人傳。互有出入。而是傳尤爲詳善。故採錄之。

中州回顧錄

林壬

自丙午越庚戌。予就職汴梁。僑居其地。五更寒暑。講課餘閒。嘗以近十餘年來風俗之良楛。好尚之變遷。對於世道人心。甚有緊維。竊不。憚。往。復。考。查。加之。研。究。顧予。初。不。以。戔。戔。記。述。視。爲。能。事。故向。無。所。錄。至京。師。觀。感。所。觸。時。憶。舊。遊。凡。百。情。況。依。依。在。抱。暇。日。輒。綜。既。往。之。事。拉。雜。書。之。積。時。稍。久。漸。成。短。帙。昔。之。人。羈。居。京。國。瞻。懷。游。地。或。發。爲。咏。嘆。或。譜。諸。詩。歌。余

愧。不。文。但。能。摭。拾。零。瑣。編。爲。小。錄。世。有。明。達。其。冊。以。鱗。爪。見。譏。焉。

今之開封。亦曰汴城。爲歷史上著名之地。然星移物換。勢變風殊。地猶是也。而景物已非。今之城徑。約僅十里。宋故宮在其中。遺跡惟高臺一。上有殿宇數楹。祀玉皇。俗稱、龍、亭。登臨遠矚。四圍俱磧土。并城。邊。空。地。計。之。殆占。全。城。面。積。什。分。之。四。夫以。中、原。省。會。如。是。蕭。條。地。廣。人。稀。能。無。一。嘆。夷考是邦。數百年以降。始厄於明季闖王之荼毒。再厄於清初河水之洪災。後又厄於捻回等之用兵。以至民戶死亡。不知凡幾。而民風之偷。安於固陋。因而生計艱澀。幾雖自發。此。人。口。未。能。增。殖。之。一。大。原。因。也。

是邦風俗。夙稱古樸。生活甚易。庚子前。外省銀元。未付輸入。銀價每兩止九百餘文。以故百物低廉。白麵每斤十二文。雞卵每枚二文。房租每間三百文。僱騾車行一日。亦僅須三百文耳。辛丑夏。清慈禧后由長安回鑾。駐蹕於茲。市況之繁。一時增盛。繼是假河南貢院。舉行禮闈者又兩度。士子雲集。市況更增。物價從之而昂。迨事既蕆。而物價之已增者。則不。能。復。減。自是。房。舍。月。計。之。租。騾。車。日。計。之。費。均。須。五。百。文。矣。其。餘。各。物。俱。貴。靡。不。稱。是。

予僑居五載中。除官吏公所。或因祝融之厄而更營建者外。始終未見城內空地。起造屋宇

者。夷考其故。林業。不興。材木。難致。一也。富戶。既。鮮。又惰。經。營。二也。故自丁未夏。汴洛鐵路開車。交通。較便。流寓。日夥。而屋宇。不。增。於是房。價。視。前。遂。昂。一。倍。

丙午年中。省垣市埠。尚無專售舶來品者。有之惟中西藥房及各京貨鋪兼售最行用者而已。自汴路開車。大洋貨店。接踵而興。有爲漢皋洋貨商之分支者。有爲京貨店之變相者。蓋不下十餘家。而大藥房如回春中法等。亦相繼開設。火油需要。至是亦增。南關。大街之。孤輪。車。絡繹。不。絕。蓋以。入。城。則前。此。所。未。嘗。見。也。夫。交。明。車。業。有。利。無。害。莫。鐵。路。若。然。而。吾。國。有。時。或以。鐵。路。爲。分。利。之。導。綫。也。悲。夫。

自汴。洛。通。車。又有。一。種。殊。異。之。現。狀。爲前。所。未。有。者。即外商售紙烟及售藥品之彩色廣告。張貼通衢也。南關城壁。晉豎一外商賣藥之廣告。方幾兩丈。爲主交涉事者所見。因其太顯。令巡警揭去。而其餘較小者則悉聽之。向者。官。場。辦。事。之。敷。衍。類。如。此。而吾。國。商。人。於買。賣。外。亦。不。知。有。何。種。之。主。義。猶可。悲。也。陳小石撫汴時。創一議曰。汴不用、外省、之銅、元。而貧民生計。轉賴以保全者不小。由漢口乘車北行。一過信陽。各色銅元。即以十當八。迨踰駐馬店。縱以十當八。亦鮮有受者。沿車售物者。雖婦孺。其辨。認。銅。元。之。爲。本。省。外。省。眼。光。極。敏。

往往。百。無。一。誤。習。慣。然。也。惟其不用外省銅元之故。丙午年間。省垣銀價。每元尚止八百餘文。每兩止一千二百左右。是時雖有官銀號及二三股實票。並發行銀票。然仍多行使現銀。越丁未入戊申。大清交通銀行。先後設立。均發行鈔票。而用現銀者又因以日少。是時銅元稍多。銀價亦漸昂、每元一千數十文。每兩一千四百餘文。物價自是更漲。受害最甚。大抵汴自行用銅元以來。銀價逐漸增昂。水漲船高。以致米鹽瑣屑。無物不貴。多有視前昂至倍蓰者。而此。農。工。商。等。之。所。入。曾。未。有。過。於。前。時。今爲便於計算起見。姑以百爲標準概而計之。是。等。工。商。農。中。(大都會暨通商口岸最少數之工商不與)每月。所。入。五。六。千。文。者。百。中。八。九。而二。三。千。文。者。則。百。居。九。十。此。區。區。之。收。入。五。口。之。家。其。不。能。免。於。饑。寒。也。宜。矣。而。餘。不。者。失。業。者。被。災。荒。者。則。又。並。此。區。區。之。收。入。而。亦。無。之。也。其。奈。此。米。珠。薪。桂。之。世。乎。哉。

丙午年間饃每斤尚止二十文。小民日獲銅元四枚。即不至饑餓。戊申以還。價漲一倍。(黍麵高粱麵玉秫麵均較廉三之一)顧汴。爲。省。治。糧。食。之。價。僅。止。於。此。仍。不。能。不。謂。之。低。廉。也。然民性遊惰。細民失業。多爲乞丐。且皆年力富强者。丁未。黃大化醫院。就貢院間屋。設教養局。收集百數十乞人。敎淺近工藝。(如織布製氈等)然向隅者仍甚衆。相國。寺。中。或蹲。

或臥者觸目皆是。傭伎其狀如馬快之丐頭。日向寺內各店舖書場物攤歛錢散結羣丐。而嚴禁其搶奪。違則受馬棒。丐雖畏馬棒。而沿街搶掠食物者。亦時有所見。（第從未聞有搶掠財物者。亦以見民風之古）入夜。書店街等處。女丐求乞。聲淒涼滿耳。惜無好風能吹送長安爾。

丙午以前。鼓樓街已有石路。築不過數十丈。粗石粗如拳。所費五千餘金矣。嗣緣粗石運汴。路遠費鉅之故。尋亦停工。丁未。巡警設道。事有專司。於是石路繼續增築。各大街先後告成。然工程陋劣。造成後。旬日之間。尚覺平坦。未幾。則坎坷四起。幾不能行。蓋由路初成時。策轎車者喜平坦。任意疾馳。巡警立道上。司宣儆而罔知制止。各鄉入城之大車。裝載太重。故不久即壞。或驟遭大雨。更經車行。蹂躪其間。亦即毀壞。以故驅者乘者。轉不願行石路。緣石路崎嶇既甚。顛簸撼。不便駕駛。而乘車者。亦不堪其擲宕之苦也。夫糜無數之脂膏成一路。而不能收其效。甚或罹其害。天下事不精切辦理。卒致結果相反。十餘年來。類於是者。未遑一二數。奚獨石路已哉。

汴城附近。無川河。城內井亦不多。故求水甚難。居民畏火災尤切。自春徂夏。各街市之組合

火星會者。殆無虛日。凡會必演劇數天。用河南梆子。其唱演則汴人多解之。初來汴者莫名其妙也。所合樂器。無秦腔之音節悲哀。而亦能含有一種愉快之意味。第火事亦不恒見。予僑居五載中。惟見土街失愼一次。焚燬鋪戶數十間而已。

省垣之中。略無風景之足述。居民風尙。每値淸明七月望十月朔。則奉城隍神出巡。神之所經。道旁屯轎車無數。他如火星會之演劇。亦多有婦女乘車以觀者。

丁未夏。汴洛通車。汽車每日午後四鐘抵汴。而十二鐘頃。婦女來觀之轎車。已沿鐵軌而排列於車站之旁矣。不畏炎燠。守候三四鐘之久。觀火車之來。以爲娛樂。吾儕不能欽其風尙之率眞也。此風盛行數月。乃漸消滅。夫方今迷信。日以破除。如城隍火神諸會。從前可資居民遊觀之事。將來必漸停廢。然而人性嗜動。究不可終歲無遊樂之方。此邦旣無天然行樂之區。城中曠地又多。若造一公園。所費有限。要其利益固甚宏也。

丙午年間。有戲園二。局面殊隘。僅能容百數十人。看資每人銅元十六枚。少給二三枚。亦弗計較。已成慣例。且可不給現錢。書券付之。俟其來取。古風淳厚。往往如此。此不能不令吾人神往也。丁未政府。禁烟令下。回商某。承買官膏。不一年。獲利十餘萬。遂專力營商。倡設實業

公司。每股五百元。入股者甚衆。以振興劇界。爲入手辦法。遂於馬道街購地甚廣。建園曰豐樂。規模與漢皋埒。視京師舊日之劇場且過之。角色仍舊。而觀資較前昂倍。且非現金買票不可。園能容千餘人。座客常滿。其側爲第一商場。內設茶社。曰南樓。以馬道街鄰於南關。故名。窺其意。將來尙擬別營第二第三等商場。所謂東樓西樓。必踵之而起。其高瞻遠矚如此。上述戲園及商場等屋。皆特招鄂諸工匠爲之。故建築至爲優勝。抑自豐樂園建屋改組以來。舊有劇場相形見絀。座位寥寂。無以自存。無何亦集股若干。假曹門大街火星廟內建築樓屋。規模與豐樂園埒。是亦生存競爭之一端也。兩園均演夜劇。故生涯甚盛。

南書店街。有官辦陳列所。並無買券入觀之例。但售本省土產各物。如線毯布疋銅錫器磁器(禹州產)竹機竹椅及仿製之洋式皮榻皮椅等。不下百數十種。然時風所趨。趨重洋貨。故購者不多。曾倣以存貨附贈彩。而售票每張二元。比及商場開市。遂議遷入。恐今已不復獨立矣。

省城地瘠民貧。生活低廉。火車直達。交通亦便。振興工藝。甚相宜也。然除貢院內官辦工藝局。織造線毯床氈桌氈等土貨外。別無所覩。惟己酉歲南關外。設製造火柴廠一。差强人意。

當能傳授藝徒若干人。亦慰情聊勝無耳。

此邦地多沙質。宜植柳。近年惟南關外沿路。及各兵營垣外。植有柳樹。其他城廂內外曠地。堪以樹藝者尚多。悉皆荒廢。故風景毫無。入夏尤爲亢旱。戊申。擬開辦農業學堂。既派員籌畫矣。後以經費支絀。久而無成。惟南關之東。古吹臺後餘屋。有官辦農事試驗場。地頗寬闊。亭樹溝渠土山等。略有裝點。試種植物。不下百餘。既爲農事發達之先河。抑亦中州獨良之遊地。惟距城有三四里之遙。未足以當公園之選。爲可惜也。

丁未秋。始設官辦之中州女學。學生數十人。內容如何。未曾調查。然街市間從未見女生行走。校規嚴謹。足見一斑。而舊時男女隔別之遺風。於此。固猶未墜也。又其學生多屬仕宦子女。蓋本省除鐵路沿線外。交通極不便。風氣閉塞。外縣之來就學者。渺無其人。以云中州女學。女學中人。固無有中州中人也。

後第四巷有圖書館。藏舊書居多。就中府縣志尤夥。然門可羅雀。殆無往閱者。簡易識字學塾。爲前清豫備立憲之要端。當時功令。至爲森嚴。然而中州所辦。則大率苟簡。廟宇中或虛懸一牌。絕無入學者。

省垣每歲三月。南關外有農具會。出售各色農具。並演劇三日。六月城隍廟有香會三日。凡爲小經紀者咸赴焉。其他若嵩山廟會。禹州廟會買賣動以百數十萬計。買還尤鉅。所謂買賣會。北數省類皆有之。惜無比較及獎勵之法耳。

吾國樂器。多無快美之感。而如此邦二月救苦廟六月城隍廟香會。所奏之樂。猶覺陰森逼人。不失神道設敎之本意。至相國中之唱二集弦者。則又靡靡之音。不堪入耳。殆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也。又汴俗歲首兒童輒相率緊鼓。逢元日。則鼓聲振耳。

宋以後。此邦民性團結。有足多者。岳武穆湯陰人也。姓秦者不得爲令於湯陰。嘗有秦某乘車過該縣。中途御者偶與閒談。詢悉秦姓。立驅下車。雖多給金錢。亦以鄉風不敢由我而壞爲對。且亟棄其行李於道左。憤然策空車而回。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此邦四民之外。亦有當家丁者。殆爲下流社會獨一無二之行業。彼等頗注重之。亦嘗設會館以聯聲誼。遇有主人背待。或無故被辭。卽報告會館。此後該主人縱優給工資。無敢再受僱者。其挾制之伎倆如此。後經官府重懲。並毀其所謂會館者。而此風遂絕。

本省各州縣。荒僻居多。而風俗大抵古樸。從前作牧令者。其人或曾歷大都會而來。一旦牧

此。公事之外。何以破寂。幸而當家丁者。多善彈唱。署中用一二十人。則已無角不備。縣官令下。即能鼓樂喧天。清音娛耳。此事並爲官眷之所樂聞。故家丁之工唱者。往往得派好事。縣令候補。一旦得缺。薦家丁者。亦必以善唱爲說詞。蓋已成爲風氣矣。

每歲冬季。照例施粥。輒假南關外僻遠處行之。然有稍能溫飽而亦往領者。甚或攜回飼雞鶩以節家糜。主其事者固不能遍問也。

本省爲少林派發源之地。故拳技風行。各縣縣紳。多僱教師保其家。子弟從之學習。往往有年齡僅十二三。而已悉精其技者。此後文風日進。尙武風氣。容漸消滅。又其事勢之所或然者耳。

丙午夏。予挈眷過許州。阻於淫潦。不能成行。由御者引入城內一鄉紳之家。小住。其內眷偶見予等所攜五彩磁器。以爲珍品。特令女僕索觀。想見其所用者。尙屬銅製。夫許州固鐵道軌線經過之區。而風氣樸質如此。亦可嘉也。

丁未所還。南關外偏東西一帶。約六七里之間。新建洋房甚多。重要事業。如電燈廠火柴廠等均在其間。大有日趨繁盛之勢。將來開徐開濟洛潼等鐵路。一律開通。汴垣一隅。不難爲

北數省路線集中之點也。

以上皆爲吾僑居汴州五年間所得之概況。事雖零瑣。要足見中州俗尚之一斑。至於軍政大端。民治要略。吾儕小人。所知蓋僅。惟有付諸不論不議之列而已。

浙故叢談（續前）

馮巽占

兩浙舊壤考

浙東西形勢。在昔每兼包吳會。非如今之蘇杭異省也。漢置會稽郡。本盡有江南浙閩諸地。後漢析置吳郡。則今之杭嘉湖蘇松常鎭太盡爲吳屬。而自浙水以東。迤南盡於閩境。乃爲會稽屬。然皆隸於揚州刺史部。入三國。吳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南部爲建安郡。又分會稽爲東陽郡。蓋自建安（卽福建建甯）立郡。而閩地始不屬於浙。東晉又分臨海爲永嘉郡。於時東揚州統郡國十三。其在今之浙省者。會稽則置王國。復有吳興東陽臨海永嘉四郡。及吳郡之嘉興海鹽鹽官（卽海甯）錢唐富陽建德桐廬壽昌八縣。新安郡（卽徽州）之始興（卽淳安）遂安二縣。義興郡（卽宜興）之義鄉（卽長興）一縣。是以漢晉之際。吳郡疆宇北起蘇常。南及杭嚴。而錢唐不能自立一郡。

隋始分吳地爲杭州（一稱餘杭郡）睦州（一稱遂安郡）。唐又分婺州（舊爲東陽即金華）之信安縣爲衢州。析越州（舊爲會稽即紹興）之句章縣爲鄞州（後稱明州）。以永嘉爲溫州。縉雲爲括州（後稱處州）。益以湖州（舊稱吳興）台州（舊稱臨海郡）總爲十州。皆隸於江南道。其時江南一道。地域極廣。劃江而南。上起川黔。下訖浙閩。有州五十一。開元中分江南東西及黔中爲三道。而江南東道。猶有今蘇省江南諸屬。及浙閩安境。設治於蘇州。領州十有八。浙之十州。即其屬也。及方鎮既盛。則福建別爲一鎮。而浙江東西亦分置節度。浙西領昇（江甯）潤（鎮江）常蘇杭湖。治蘇州。浙東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治越州。然亦分合不常。其合也則合二道爲一鎮。厥名鎮海軍。以潤州爲節度使治所焉。自是遂有兩浙之名。然而浙西則蘇杭同屬一管。有分州而爲分道。

吳越有國。號爲十三州。北與楊行密相持。常潤既得復失。浙西之境止於蘇州。其後南乘王氏之亂。始兼有福州。所謂浙東西十三州者。爲蘇杭越湖衢婺台明溫秀處睦福。而秀州（即嘉興）乃文穆王以蘇屬之嘉興海鹽華亭析置者也。時則杭爲西府。越爲東府。夾江並建。杭實爲國都。宋興。自江甯以西。屬江南路。常鎮以南。盡於溫處。屬兩浙路。而兩浙亦時分

合。南渡建都臨安。浙東浙西。定爲兩路。元平宋。立江浙行中書省。並江而南。西臨鄱湖。東南止於閩海。有路三十。府一州二。而秀州之華亭。至是升爲松江府。則嘉松兩郡所由分區也。蓋元江浙行省。其地域大於唐之江南東道。（西境兼有皖南及江西之饒信）惟以杭州爲省治。與唐之設治蘇州者不同。

夫自漢至於元末。浙西建牙之所。甯鎮蘇杭。徙治不常。而吳越南宋。又先後以杭爲首都。故至明初。太祖定鼎金陵。既以江皖爲京畿。乃畫杭甯衢金紹溫台嚴處九府之地。設浙江布政司。建治杭州。洪武十五年。又以嘉興湖州二府來屬。迄於清代。相沿以爲十一府。分建杭嘉湖甯紹台金衢嚴溫處爲四道。而浙西形勢。詎爲兩概。與歷世之建置殊焉。然明代所以分析之故。則以金陵既爲帝都。故北跨淮皖。南連蘇松。大其夾輔。清初情勢已異。當其始。尚沿南直疆土。置江南省。後乃析爲吳皖。而浙江亦一仍明制。無所變更。是實昧於建置之意者也。

嘗謂浙西地理。昔皆北據常潤。使蘇杭爲一者。實以囊括大湖。內靖盜藪。今戰守之要。重在江海。東起吳淞。西訖江寧。貴資聯絡。因亦不能無異。則蘇杭仍宜分省而治。然蘇之震澤。浙

之嘉善。犬牙相錯。形勢俱失。兩宗之計。莫如以吳興長興隸蘇。使太湖環岸。悉歸蘇治。壹事權。以防梟而取華亭金山奉賢改以屬浙。則有輔車相依之利。夫浙之北門在蘇滬。固視蘇滬之存亡以爲存亡者也。咸豐庚變。李秀成既得蘇州。而浙遂不守。近年軍事。亦以上海製造局得失爲安危。而松江實浙之第二重門戶。上溯沿革。近徵變亂。易轄分畛。此其時哉。

畬民墮民九姓漁戶考

(一)畬民

畬民(畬音如蛇)相傳爲盤瓠遺種。閩浙山谷中。往往有之。其在浙者散居於溫處各屬。而處屬尤衆。有鍾藍雷三姓。傍山結茅。務耕作。自耦其類。不與衆伍。婚姻亦惟三姓世爲之。(一說見龍泉縣志) 畬婦戴布冠。綴石珠。亦足負戴。其在泰順麗水之畬民。亦多身作輿儓。出爲人役。顧其民族既勤於樹事。衣食自完。家有餘財者。間能向慕文化。遣其子弟讀書。清嘉慶八年。巡撫阮元。始使文甯。爲言於朝。許處屬畬民一體考試。其居溫屬者。道光六年。亦援例求考。自是得比於齊民。然亦千百之一耳。

麗水徐望璋有畬民詩云。衣斑爛。履苴蕸。(音查)蹣擠壓肩走風雨。履聲筠筒綴石珠。自稱

槃瓠我之祖。面目猙且獰。鉤輈猿語何支離。名稱更可怪。呼畬作畬終無稽。耕不療飢歎歲仍。賑災休問官倉陳。厰布單衣着兩屏。朔風吹壁寒欲冰。爇來茅草蓬蓬火。促膝圍坐溫如春。(見光緒麗水縣志)按詩語所謂履背筠筒者。其婦女冠髻。乃支竹裹布爲之。狀甚高突。故溫處俗語。又呼畬婦爲狗頭公主云。

(二)墮民

墮民散處甯紹各屬者達二萬餘人。其不得自列於齊民、與溫處之畬民。錢江之九姓漁戶同。而社會所以賤視之者又甚焉。墮民之原起有二說。一說南宋初金兵南下。宋將焦光瓚率所部降之。金兵既退。宋人恥其降。貶其衆爲賤民。一說明初俘陳友諒之部族。編之爲丐戶者也。其民大率男子充吹手。或習戲業。稍善者收販舊貨而已。婦人均爲喜娘。呼俗之曰老嫚。凡甯紹兩屬。自城鎮迄於鄉野。無不有墮民居處者。順其所居之地。輒自相爲聚。平民雖賤至輿儓。勿與比鄰。有與通婚者。以爲大辱。即墮民子弟。求執平民之業。且不可也。紹興城內有墮民者。儼然一異域。而其族亦自成風氣。嗚呼。強弱異勢。則貴賤不同等。吾於舊金山之唐人街。且作如是觀矣。

清雍正朝。嘗令山陝樂戶（明初以不附靖難兵編爲樂籍）安徽細民（在甯國者曰世僕在徽州者曰伴儅）廣東蜑戶（以船爲家亦不得與平民通婚）常熟昭文之丐籍（與浙之墮民同）及浙之九姓漁戶與墮民等俱除籍爲良。然以執業卑賤故。至乾隆三十六年。復有改業後。必其本族親支。四世清白。方准報捐應試之限制。設其本身脫籍。或一二世。及親伯叔姑姊。尙習猥業。仍不許濫廁士類。此百數十年。來。階級。之見。所。由。常。在也。迨光緒三十一年。甯人盧洪昶爲集欵興學。時則甯有育才學堂。紹有同仁學堂。皆以工商學收教墮民子弟。昇諸商部。請於朝。許畢業後一例給獎。其改業者即爲良。得旨俞允。而同仁復中輟。惟育才存在。今改稱。鄞縣。甲種。工校。者。是也。墮民男女。託業於吹手喜娘者數百年。功令雖許改業。失其。所。憑依。彼且。無以。爲食。故至。今。猶。沿。舊。俗。云。

（三）九姓漁戶

九姓漁戶者。俗稱江山船。其人嘗隸建德縣。往來於錢江帶水之間。以船爲家者也。明太祖滅陳友諒。俘其子孫九族。貶入舟居。賤同樂戶。不與齊民齒。九姓則陳、錢、林、李、袁、孫、葉、許、何原編伏仁義禮智信捕七字號。大小船隻數千。歲納漁課。男每丁徵銀五分。婦每口征銀四

分一厘。名在尺籍。船有茭白頭亭兩種。裝製精雅。其家屬隨船。皆習絲弦大小曲以佐觴娛客。船有同年嫂同年妹之稱。同年者。桐嚴之訛。從其地以為稱也。由杭至衢。水程幾六百里。富商豪官。出其途者。非頭亭茭白不坐。水脚視常船為昂。而登舟後。或無所得於管絃酒食之樂者。雖派各殊。又加甚焉。方甯杭商埠未啟以前。浙中無公娼。惟江山船視同官伎。故在昔遊讌甚盛。顧九姓之人既執業於此。而又寄名官籍。不得自拔為良。例納漁賦。年祇九十四兩有奇。官取其一。而胥吏之所索。未止百倍。清同治五年。知嚴州府戴槃（丹徒人）為請於大吏。除其賦。禁其為娼。凡九姓船隻住處。即受所在地方官收管。不再由建德縣編號給照。時雖許改賤為良。格於乾隆間例文。必報官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報捐與試。故賦雖除。而能自奮於正業者。卒鮮也。

寧紹間大蘭山考

鄞縣餘姚之界。有大蘭山。志稱漢劉綱樊夫人道成飛舉於此。官書亦作大嵐。蓋四明山之深處也。其地外險內夷。山頂平廣。可以走馬。四周崇岡緜邈。數百里間。處處相接。自鄞界北出。則至慈溪。姚屬西走。則達上虞。而東南通奉化象山。西南接新昌嵊縣。越奉新而南。更遙

與天台甯海相出入也。山之東路。溯鄞江而上。入大皎村（在鄞縣西）以杜嶴爲堂奧。其西路。溯曹娥江之黑龍潭溪而上。進下管市（在上虞南）以長龍岡爲屏障。山中民風強悍。耕食足以自給。深潭曲澗。地絕幽折。自昔號爲逋逃藪。清代嘗設大嵐同知。於此駐餘姚之梁衕市。（在縣西南境）

大嵐山自唐末至於清代。以其地險之故。於戰事頗有紀聞。唐懿宗朝。浙東賊裘甫據剡縣。（今諸暨縣）號召山海羣盜。衆至三萬。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分掠明越衢婺。蹂踐千里。逾年。浙東觀察使王式大破之。諸廣人劉擒裘甫。送京師。斬於長安東市。賊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走大嵐山。據險自守。未幾。復爲官軍所破。從簡走入台州界。爲其黨所殺。浙東郡縣皆平。此大嵐山戰史之始見者也。然而歷史用兵最著者。莫如清初之浙東山寨。當順治初年。清師南下。明魯王航海保舟山。其遺臣張肯堂張名振黃斌卿等。時出沒浙海。攻擾沿岸郡縣。而寧紹台三屬。內地山寨相繼起。大小支軍以百數。互爲犄角。時王翊結寨四明山。號最強。以王江司餉。沈調倫毛明山孫悅領部卒。清兵自四明清賢嶺入。敗翊於丁山。孫悅中流矢死。翊退保杜嶴。清兵再破之。其別部邵一支。亦戰敗於下管。被執。翊遂以四

百人亡走天台。依明成遠將軍俞國望。翌謂諸將曰。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非鄉團爲之導。敢行險如枕席乎。乃自天台乞國望之兵。間道入杜嶴。擊破團練。清兵失鄉導。亦出山。翌隨道收兵已萬餘人。結土寨於山之西北。曰大蘭山。自稱大蘭洞主。勢復振。時順治五年也。

翌軍既盛。蔓延於四明八百里。設立五營五司。王江主餉。履畝而稅。人無不樂輸者。浙東列城。爲之晝閉。乃東徇奉化。旋破新昌。越餘姚。拔滸山。紹甯道梗。魯王加翌兵部左侍郎。方倚之以爲舟山聲援。清浙江總督陳錦。以舟山與山寨狼狽相結。爲一方患。乃議先剿山寨。除內顧。用鄉民爲間導。順治七年冬。清軍分道進攻。一軍由奉化。一軍自餘姚。東西並環。會師大蘭。軍帳彌漫三十里。游騎四出。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明御史張夢錫軍大皎戰死。翌屢戰不能抗。率親兵下海逅舟山。清軍既平山寨。明年春。遂下舟山。翌以事急。復入山招兵。爲團練所執。械赴定海。射殺之。魯王走厦門。十三年。冬。阮進張煌言等。復舟山。次年。翌部將王江沈調倫復起四明山。山中人聞之。壺漿以迎。二人旋戰死。清兵再破舟山。復棄不守。自是鄭成功張煌言雖時繳海上。浙之大吏。外行堅壁清野之計。內畢力以遏山寨。卒不得逞。然

而大蘭洞主之名浙東人民至今謂仰勿替焉。

浙東山衆平後。至康熙四十六年。慈溪人棗伯玉。挾朱三太子謀變。事覺。伯玉脫走。土人張念一。因聚衆大嵐。出屯剡嶴(在慈溪西五十里)嶴前畈江。後臨海。壘石爲固。隱然城郭。官軍破之於丈亭。(鎮名在剡嶴西南)念一率餘衆突圍出。從餘姚渡曹江。還走大嵐。官軍搜山誅之。又聯絡伯玉幷二事爲一案。諸坐罪死者四十餘人。

及咸同變。太平軍之蹂寧波者。有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其始與洋人通。既而諸國拒之。湘淮軍入浙境。累戰克捷。太平軍始衰。同治元年七月。上虞人吳方臨。首義大嵐山。衆數千。裹白布爲號。屢摧敵鋒。四明諸縣紛起響應。會吳方臨陷敵。被磔于雙溪嶺(屬上虞)監生鄔起峨等奉其妻爲帥。時遣支軍旁援諸衆。諸衆倚爲重。大嵐扼明越之要。地險軍悍。方臨夫妻皆善戰。敵頗憚之。太平將黃榮率三千人入篠嶺(在鳳嶴章村之中)進攻大嵐。監生汪鎬孝督團丁赴大嶴嶺。踞高拒之。追敗其兵於鳳嶴市(鄞縣入四明山口處)其別部自旁嶺突入章村(在大皎東)村人李錫率衆合大嵐軍。擊斬甚衆。敵怒。悉大衆自鄞江橋入章村。五路並進。兵潰。敵衆乘勝。進大嵐。四出焚掠。深入二百里。涉餘姚上虞之境。男女死

者十餘萬。然清軍旋復寧波。敵退據餘姚。鄭起峨李鍔收殘衆。復結寨山中。起與敵抗。是年六月。同知范光達督視大嵐軍務。清軍又破餘姚之太平軍。遂轉而西。寧郡始稍得息肩矣。故大嵐者。四明之山嶺而寧紹台三屬必爭之地也。

杭州後五人墓考

蘇之虎邱山塘。有五人墓。蓋明季魏閹。矯詔逮捕周順昌。義民顏佩韋馬傑楊念如沈楊周文元以奮擊緹騎被誅。此讀史者所盡知也。然而吾杭亦有五人墓。則清同治中因說降太平軍。謀反正。事洩爲所害。其後建爲義墓者。五人死事。載於庚辛泣杭錄。余輒舉以詢故老。鮮能詳其說者。故重爲述之。

墓在艮山門外姚店橋。五人者舉人仁和朱汝霖、都司上元陳元慶、文生全椒楊葉洪、全椒傅鴻恩。六安金廷良是也、先是聽王陳炳文據杭州。朱汝霖被執不屈。炳文弟炳孝高其志。厚遇之。同治二年。左文襄(宗棠)督軍偪杭州。敵勢大盛。汝霖乘間說炳孝。勸其兄納降。而陰結同志陳元慶傅鴻恩金廷良及錢燮堂趙惟諸人。與清軍相聞。炳文兄弟從之。然其部衆不服。狐疑未即下。趙惟家姚店橋。六人共集其家空舍。嘗謀以戢除內外軍事。而大營未

傳城。卒不敢發。已而清軍圍益急。炳文兄弟旦夕惴惴。始定計決降。而敵將汪海洋自餘杭偵其謀。次年二月。擁衆馳入城。責炳文。炳文勢不敵。諱之。海洋遂麾其下。至姚店橋縛永森等四人皆殺之。趙惟偕錢燮堂跳而免。敵持四人首入城。揭小營巷炳文府門。閱日。惟越城夜取四首。藁葬焉。方炳文之約降也。將以獻于江浙大帥。求免死。全椒人楊埰洪者。在敵中。慷慨好奇計。木密與傳鴻恩相結。至是爲本文起草。作通款書。甚詳盡。李文忠（鴻章）得書讀之大歎賞。昆忠憤者之言也。洎事洩。埰洪亦被害。五人之死。以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清軍旋於二十四日克復杭城。其死事狀久而始上聞。賜卹有加。至十三年三月。浙撫楊昌濬。爲封墓樹碑。作五人墓記。杭人、因、稱、之、曰、後、五、人、墓。比於、虎、邱、云。

衢縣孔博士署考

衢縣故有孔博士署。明武宗正德元年。用衢州知府沈杰言。授孔彥繩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孔。氏。設。士。襲。五。經。博。士。自。此。始。浙江通志云。城南有孔子家廟。建於南宋。初在城北菱湖之上。後徙城南。即明代西安縣舊學宮故址也。按衢於郡學宮外。別有孔廟。孔子四十八代孫衍聖公名端友者。宋徽宗崇寧中襲封。後從高宗南渡。遂寓於三衢。歷南宋百六十

年間。衛之孔氏嫡派傳六世。皆受宋封爵。同時金元兩朝。接武中原。並以孔裔承封衍聖。其間以歷四傳。故孔氏有南宗北宗之分。各主祀事。

南宗至五十二代孫孔洙。襲封後。宋亡歸元。元世祖議孔氏子孫當立者。洙因遜爵於北宗。世祖嘉之。洙卒後無子。南渡之大宗遂絕。其繁衍於衢者。有同族四十七代孫孔傳。四十八代孫孔端朝。四十九代孫孔璞孔琯。此四人並隨衍聖公端友南渡。今之在衢者。即從此四支。而世襲博士。惟屬於孔彥繩之後。彥繩乃孔傳十三代孫。於孔子為六十代矣。

五經博士世職。秩正六品。明清兩朝。先後增置。凡十五員。孔氏得其二。餘十三職分屬周公及孔門先賢後裔。其襲於孔氏者。北宗一員。奉中庸書院祀。在山東鄒縣城南。古有子思書院。實子思講道之所。孟母徙舍學宮旁之遺址也。例以衍聖公次子承襲。南宗一員。即出於浙之衢縣者。又河南蘭封縣有孔氏世襲國子監學正一員。秩亦正六品。河南之有孔氏分支。始于唐天寶中。三十五代孫璲之（唐封文宣公）避亂居河南之寧陵縣。遂於其地建立聖廟。後因河圮。遷居儀封（即今之蘭封縣）明世宗嘉靖中。以孔承寅為學正。令世襲。其詳並見於闕里文獻考。蓋孔氏支裔之分居外省而獲世職者。惟河南之蘭封與浙之三衢而

已。淸亡。博士學錄學正均失其官。民國三年二月。遂議改爲奉祀官。凡至聖後裔奉祀官之得有世襲者。依舊額爲八員。衢郎居其一。歲奉銀幣百元。著爲令。

[illegible]日甚[illegible]然[illegible]公[illegible]所認大員衙門[illegible]居其一。每年經費皆百元。蓋[illegible]合。

[illegible]一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年一百萬元。經費以為[illegible]研究[illegible]生[illegible]學[illegible]

郵筒

是篇特爲學界諸君設一通信機關凡有問題及答案均請惠函寄下敬當節要登載以廣見聞本會同人亦借收互相討論之益海內宏達幸共鑒之

問題六（各地都會歷年久暫之統計） 中國古代至今。都會之建置。常因歷史上之潮流。而有遷徙。自包犧氏以來。都會之地。始在山東。繼遷河南。繼又遷直隸。山西。陝西。西周後。又還河南。自後都會。常在河南陝西之兩域。晉宋南渡。江蘇浙江。亦偶一爲都。而江蘇建都之時較久。金以後。至於今日。除明太祖惠帝建都應天外。大抵均在直隸區域。近時學者。統計包犧以來各地建都之久暫。推河南。爲最久。陝西。次之。直隸又。不能。比陝西。自餘如山東山西江蘇浙江。推而至於奉天。其建都年代之久暫。又各不相等。然俱。不。足。以。擬。直隸就其所綜算之年代。提出衡量。最多者爲河南。計得二千〇〇四年。次爲陝西。計得九百五十八年。次爲直隸。計得九百三十五年。自餘山西則得三百八十四年。江蘇則得二百七十七年。奉天則得二百四十八年。山東則得二百〇十年。浙江則得一百四十七年。所敍各區域之年數。準以歷代帝王在位之久暫。以及傳世之統計。究竟是否密合。且據。古。書。所。紀。夏。商。周。三。代。世。遷。都。會。分。析。計。算。亦。頗。不。易。海內宏達。能以鈎稽所得。均爲簡表。使各區域建都年

數。密實排列。一一無訛否。都會。沿革。於地。理上。之變。遷。不。少關。係。願高明有以起予。

（覺任）

本會紀事

特別贈助 本會成立以來海內宏達捐貲扶助並惠贈各種圖書謹依先後次第彙錄之以表謝忱

童季通先生 義贈中華民國分道新圖一帙江蘇省道縣新圖一帙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一冊

章演群先生 義贈大汶口三葉虫化石一塊又山東泰山調查地質報告一冊

會員題名

王用舟 濟若 直隸定縣

王秉哲 俊明 直隸鹽縣

更正

第九期紀事欄徐先生募助江北支部錢二十千文頃接江北支部來函幷匯到該欵敬悉是款係專撥入本部之用合亟更正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再版

定價洋三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平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四五七〇

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公園團城
電話東局三七九三